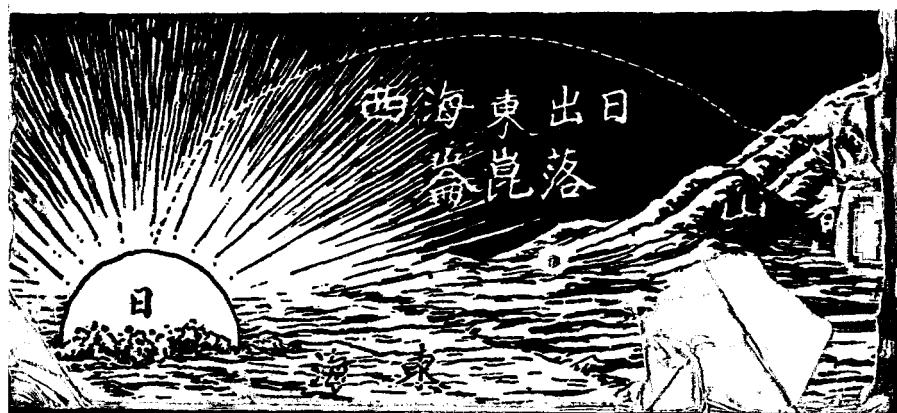


書院教公學新中

THE CATHOLIC LIBRARY
SACRED HEART MIDDLE SCHOOL

復活



MG
12450
430

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三年

短篇
小說

復活

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印



3 2173 7898 7

NIHIL OBSTAT

P. Vit. Chang SVD.
Libr. Censor.

IMPRIMI POTEST

P. Th. Schu SVD.
Sup. reg.

IMPRIMATUR

Yenchowfu, die 1. Nov. 1932.

† A. Henninghaus SVD.
Vic. Apost de Yenchowfu

序

復活瞻禮，就是凱旋的紀念日，也是至真實而最永久的得勝瞻禮。耶穌當時復活，正是春天，所以我們這時候過復活瞻禮，是最相宜的時候，因為春天，萬物呈顯復活的景像。請看，到了春天，樹木花草一起復活，發芽，開花，預備將來結菓。驚蟄的節氣也是春天；昆蟲睡了一冬的死覺，又醒起來喜喜歡歡的復活。春得勝冬，用太陽救援萬物從冬季手裏，使萬物新鮮如同才造化的一樣。世人心裏也起盼望，農人跟着他的田地復活。這一切一切的復活，都表明耶穌救贖萬民得勝了死亡和地獄。記念耶穌的復活，是萬民得復活盼望的根源。萬物復活，是耶穌復活的一種反照。

這本書的目的，不是講耶穌復活的道理。耶穌的復活好比太陽，這本書上的個個事，好比這個太陽的一道光，發表這個光，要光明善人，驚醒惡人。一總的故事，都要證明善終久得勝惡，有理的將爭過理來，有道的打倒無道的。可惜！許多人到了春天，光知道光照萬物的太陽往後發暖，不

知道光照世人靈魂的太陽耶穌基利斯督。他們看見麥苗發青，光知道是肉身生命之源。不知道耶穌是靈魂生命之源。他們光知道春得勝了冬，不知道耶穌得勝了魔鬼和罪惡。他們的靈魂，好比冬天的樹木，地縫裏的昆蟲。福哉，一總認識愛慕事奉耶穌的人！

目錄

聖體自往	見一面
求五傷蠟燭	見十九面
苦命傳	見四七面
孝敬教宗	見七七面
滿四規要緊	見一〇一面
小路濟亞	見一一三面
奉教人不可與外教人結婚	見一二五面
送福的孩子	見一四三面

聖體自往

司鐸李若翰述意
房秀文記錄

有一天是主日，天上沒一點雲彩，在東方微明，西方尙暗的時候，從董玉祥家發出來一種帶着氣說話和辯理的聲音。

董玉祥的大門裡邊，站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，聖名瑪利亞，她穿的雖然是布衣，倒也幽雅非俗；三月裡的天氣，早晨很涼，她穿着藍色的袴褲襖，黑色的布裙子，圍着圍脖。她是一個最潔淨最熱心的人，面容上顯出一種有德行的樣子，彷彿一個聖女像。左手拿着全經本子，右手拿着包手帕的一個花包袱。預備到相距十里的城裡跪彌撒去；她剛出了屋門，看到大門裡邊，耳鼓中受着一種呼喚的打擊，止住了她的前進。她扭過臉來，看見她爹董玉祥在院裡站着，帶着滿臉的怒氣，還有做飯的方濟加，也在那裡站着。

董玉祥問她說：「你要到那裡去？」瑪利亞說：「我要到城裡去。」董玉祥說：「這麼大的閨女，上城裡有什麼事呢？」瑪利亞說：「望彌撒。」董玉祥說：「望彌撒！在咱這裡望不了彌撒嗎？偏要上城裡跑，這麼大的閨

女，自己一個人到城裡去，這麼遠的路，這麼早的天，還瞞着我！你可是沒人管了！穿的這麼乾淨，你是想做什麼？你到底有什麼事？快說！快說！快快的說。」瑪利亞心裡難受的說不出話來。

方濟加插嘴說：「望彌撒，咱這莊上沒有彌撒嗎？偏要上城裡，準不是光爲望彌撒吧！這麼大的閨女愛做什麼就做什麼？也不怕人家笑話！」董玉祥說：「方濟加說的很對，你若沒有不可對人說的事，那麼，你就不怕給我說你爲什麼要到城裏望彌撒去？」董玉祥越爭越有氣，大聲接着又說：「你不給我說明，我今天不願意你的……」

瑪利亞說：「父親哪！請你想想，我一個月只到城裡去一次，去了馬上就回來，在路上我不給人說話，除了望彌撒，別的還有什麼事呢？」董玉祥現在生了別的疑惑，說：「噢！你要入修女會吧！她們要我的孩子，我更不願意……」

瑪利亞說：「我的父親：我不能不承認在修女堂裡，我很喜歡跪彌撒，修女們唱聖歌，羅撒修女按風琴，你不知道有多麼好聽，我雖然喜歡見修女

們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不入會。」瑪利亞笑着又說：「我沒那麼大德行，沒上過學的她們不要。」

方濟加就說：「你聽！她不敢說明，爲什麼？嘿！她的事情，不能給人說，十七八的姑娘，個個主日跑到城裡去，哼！那還用說，你說你跟誰是朋友！」

瑪利亞說：「方濟加！你說我給誰是朋友？」方濟加說：「噢！我能知道你給誰是朋友啊？橫豎有個不好的朋友！給誰是朋友你說實話吧。」瑪利亞哭着大聲說：「你胡說，天主知道……」

瑪利亞的爺爺，聽見了這些話，拄着拐杖，一步挪不了四指，慢慢的走出來了，用拐杖搗的地簌簌的說：「做飯的方濟加！你合上你的髒口，你這樣的，自己壞，疑惑人家也壞，你的壞眼裡，簡直沒有有德行的人，你瞧瞧你自己吧！你是一種什麼名譽。本來玉祥當家，他不說，我來說，瑪利亞是董家的閨女，我的孫女，你是誰啊？你算幹麼的？你是花錢僱來的做飯的，你的髒舌再說一句壞話，我立時掐你走，看看這院裡，還有個當家的沒有？」

小玉祥，你爲什麼信一個做飯的的話，難爲我的小孫女呢？我的孫女是個好孩子，她上城裡，完全爲的念經，望彌撒恭敬天主，別的沒一點事，她給我說了，我許她啦，還不夠嗎？還得給你說？我從來沒聽說過誰家的做飯的，管主人的閨女，這個做飯的，算是一個大做飯的，可惡極啦！想逼死我的孫女！』老頭子可氣壞了，氣的幾乎喘不過氣來。

董玉祥看見瑪利亞眼淚汪汪，面容上帶着盼望他回頭的樣子，他立時明白過來說：『方濟加：我父親願意教你走，你走吧！』

方濟加說：『我是好意，恐怕瑪利亞成個壞人。』方濟加說完這話，收拾了她的東西就走了。

董玉祥的氣，這時候也消了，瑪利亞說：『爹！如今許我到城裡去吧，你只管放心，不用掛念我。』

董玉祥說：『在咱堂裏念經，望彌撒，不是一樣嗎？爲什麼要到城裡去呢？』

瑪利亞看了看方濟加真走啦，她說：『方濟加走了，我給你說實話吧，

方濟加在跟前，我不敢說，爲什麼呢？因爲她好嗤笑人。我爺爺知道我上城裡倒沒有別的意思，就是爲的辦神工，領聖體。」

董玉祥說：「你不是復活瞻禮，剛領了聖體嗎？」瑪利亞說：「過了四個主日了。」

董玉祥說：「我們的老規矩，一年四回領聖體，（就是在四大瞻禮）那就夠奉教的本分，你給我們一樣不好嗎？爲什麼要多領聖體呢！耽誤了多些工夫，咱家不興這個規矩。」

瑪利亞說：「咱家不興這個規矩，我也不敢自己立新規矩，惹的父親生氣，這個事，我爺爺早就知道，這是我母親臨死的時候，把我教到跟前，囑咐我說：『你到十七歲，當緊一個月辦一次神工，領一次聖體。你要記住我的話，不要忘了。』這是我娘家的一位老神父爲保護青年人的德行定的規矩，我娘家的青年人，都遵守這個規矩，你也得許給我後來你守這個規矩。我在天堂上還要看看你是否聽我的話，你是否遵守這個規矩。」我在當孩子的時候，就許給我母親遵守這個規矩了。當時我母親看着我年紀太小，怕我記不

住，不放心，還求我爺爺管教我，督促我；後來我爺爺屢次次的教我遵守這個規矩，所以我才這樣辦法。」

瑪利亞的爺爺說：「這樣的事，你還能擋她嗎？」

董玉祥說：「不錯，您娘是個很熱心的人，若是這樣，我也不擋你，可是，在咱這堂裡領聖體，難道不行嗎？上咱堂裡來的神父年輕，開工做彌撒很快，城裡的神父年紀太大了，開工做彌撒，慢的了不得，還得跑這麼遠的路，何苦呢？」

瑪利亞說：「在咱這堂裡領聖體，有兩樣不便：一，神父來的很晚，沒工夫開工，也不預備送聖體，我也不願意麻煩他。二，咱這裡的教友們，若見一個人在平常主日上領聖體，他們稀罕的了不得，亂看，亂說人家是假熱心，尤其是咱的做飯的方濟加，最好嗤笑人。這樣領聖體，容易分心，所以我拿定主意，一個月到城裏去一趟。」

老頭子又用拐杖搗地說：「玉祥！這樣的事，你管不着，我的孫女，自有我管，你快教她走吧！」

董玉祥又說：『孩子！你一個人在路上不害怕嗎？回來差不離得到半晌午，你不餓的慌嗎？』

瑪利亞說：『俺娘說過，她在天堂上看着我，我怕什麼呢？再說，我是爲恭敬天主，天主無所不在，那裡都有，路上能沒天主嗎？天主能不保護我嗎？所以我不害怕。那堂裡有個修女，名叫依撒伯爾，脾氣很好，很慈善，最會勸人，最喜歡我，我在那裏吃飯也行，餓不着我。父親！你現在什麼都知道啦，不要給人家說，你準我上城裏去嗎？』

董玉祥說：『行，我不擋你了。』

瑪利亞一聽她父親不擋她了，面容上立時現出笑痕來，說：『我老早裏回來。』約有一點鐘的工夫，瑪利亞跪在城裡天主堂裡了。

董瑪利亞跪的那個聖堂，極其美麗，牆上畫着一些聖人像，窗戶是用五色玻璃封的，很好看，修女們在風琴樓上跪經，聖所前邊，是初級和高級男女學生跪經的地方，學生後邊，是普通教友們跪經。堂裡的大祭台，非常體面，差不多有頂到堂頂那麼高，聖體樓子上邊，有很大的一張聖母像，再往

上，有帶光線的聖神像，聖神像上邊，有一個圓窗戶，窗戶上嵌着黃色的玻璃，因為堂是東西堂，門朝西，所以教友們跪彌撒的時候，太陽正照過黃色的玻璃，照的祭台和聖所，充滿了金光，教友們看見這種輝煌的祭台，最容易想起天堂的光榮來。這堂裡本來有兩位神父，一位七十多歲的老神父，不出城了，但相幫修女們教學；一位年青的神父，主日到鄉裡做彌撒去。

老神父已經講完了道理，還沒上祭台，董瑪利亞才來到。瑪利亞因為在家耽擱了時間，在路上預備好了神工，為此她一來到，立時往更衣所裡求神父開工去。開完了瑪利亞的神工，神父上祭台，教友們念上台經，念完上台經，風琴樓上的修女，按着風琴，衆人唱讚美聖體的歌一節，領經的念一段預備領聖體的經，唱一節聖歌，就又念一段預備領聖體的經，按着這個法子，念完了聖歌和預備領聖體的經，衆位教友們誠心讚美聖體裡隱藏着的吾主耶穌；修女們領聖體以前，自己獨唱拉丁話的歌，因為她們是棄絕世俗，修潔德，滿心愛慕盼望耶穌的人，所以聽她們唱的聲音，不是平常人唱的，聽着和天堂裡的天神唱的差不多，教友們留心聽着，自然就會發起痛悔，信

德，望德，愛德來。

領聖體的時候到了！充滿了聲音的聖堂，倏時變成十分安靜。什麼聲音都沒有啦。修女們頭裡領了聖體，以後到聖堂到末了，後邊的教友（董瑪利亞在內），領聖體去。長老，手打抖擻，送聖體很慢，到了董瑪利亞跟帶着很謙遜的樣子，領了聖體。

噫呀！神父給董瑪利亞送了聖體，爲什麼看着瑪利亞呢？好像找什麼似的？神父因了一會，才給別的教友送聖體。

瑪利亞也不曉得神父爲什麼看她？瑪利亞她們先前跪的地方，默想領聖體的恩典；風琴樓上的修女們，唱聖經上的經；是新約聖爵中的救贖萬民的血，你聖體的聖言，就是吾主耶穌用自

了這些聖言，沒有不動心的。

老神父在城裡做彌撒，輔佐他董玉祥全家跪彌撒去啦，只留下他父上，手裡拿着念珠，董玉祥的家離天主堂到彌撒當中成聖體的時候，堂裡無任什麼聲音教友們知道，到了成聖體的時候，耶穌從天打鐘，老頭子雖然有點耳聾，倒也能聽到打就低着頭，畫十字，發信，望，愛三德。董主日上沒有做活的，都在堂裡跪經，所以神父清靜啦！

老頭子念的經，就是給天主說：「可愛的耶穌，不得領臨終聖體，卒然死了！到我死的時候，你當緊啦，什麼也不怕啦！你是天主，天主與我同在，我怕什麼呢？小恭敬你的聖體，我也次次妥當辦神工，沒冒領過聖體，我現在

聖體才好。吾主耶穌：你知道我教訓我的孫女瑪利亞，遵她母親的遺命，瞞着她父親，一月領一次聖體。我覺着這個辦法不錯，因為我有個好意思，我命瑪利亞領聖體去，例如今天早晨，是爲的教她給我念經，把你的降福給我帶回來，我雖在以前復活瞻禮上領了聖體，我把不得再能領一回才好。我看着世上沒有比你更可愛的，沒有比領聖體的恩典再大的，聖體中的救世者！我的可愛的天主，世界萬物可讚美聖體於永遠之世，至聖……至聖……」老頭子話未說完，想說就是說不出來啦！頭往傍邊一歪，他是睡啦！是暈過去啦！死了嗎？

神父做完彌撒，教友們各自出堂回家，董玉祥同他全家人等，也出堂回家。差不離到了十點，董玉祥一進屋，看見他父親坐在椅子上，歪着頭，合着眼，他給別人說：「父親睡着啦！別鬧醒他了！」

董玉祥走到跟前一看，見他父親張着嘴，嘴巴往下塌着，面孔上沒有一點血色，帶着死人的樣子，驚懼看說：「哎呀！不好了！父親不行啦！快請神父去！別等他回城走了。」

做活的急忙跑堂裏去請神父，神父來了，一看給衆人說：「您爺爺暈過去啦！」就預備送給他終傳聖事。（當知道神父們出門，常帶着終傳聖油等物。）神父終傳已備，念着末後的經言，老頭子睜開眼，面上帶着驚訝的樣子，用他的無精神的眼，望着神父說：「神父你好啊？你可來啦！天主打發你來的。我……知道……不能……活了……」

屋裡的人都上院裡去了，好教病人辦神工。老頭子辦完了神工，又說：「神父！我在世上不求別的啦，我只求領臨終聖體，行不行？……不能死，非得領吾主耶穌。我的天主，我求你延長我的活命，到神父能回來給我送聖體，……求聖若瑟……可愛的聖母……」老頭子話沒說完，又不省人事了。

神父想了想，對董玉祥說：「我們在彌撒前，若知道你的父親有這種危險，他如今聖事完全得了，我上城裡去，來回得兩點鐘，你的父親頭上已經出了涼汗，臉上帶着死人的樣子，恐怕活不到我回來！」

老頭子上氣不接下氣，聲音很細微說：「哎呀！我的天主……許我……」

領聖……體。」

神父聽見這句令人可憐的話，對玉祥說：「你父親雖然這麼危險，眼看要死！我願意快到城裡去，天主並不是頭一次賞給這麼熱心盼望領聖體的病人，多活一些時候，好得這個大恩典。」

董玉祥的父親熱心盼望領聖體的當兒，董瑪利亞從城裡回來，正在路上走着。剛領了聖體，望不見春天的美景，望不見地裡的青苗，路旁的桃花，走路也不覺憊，全是聖體中的耶穌，賞給她的心安神樂，使她深享領聖體的福，看不見一切的美景。因為耶穌的天主性和人性，來到她心裡，在路上一心感謝聖體，那能看見任何美物呢？一個罪人，若辦了妥當神工，善領了聖體，心裡還非常的舒服，這麼一個有潔德的，從來沒犯過大罪的姑娘，心裡該有多麼高興呢！這樣人的靈魂，彷彿是天主親手彈的琴，光出和平使人喜樂的聲音。這樣人心裡，明白宗徒論天堂說的話：「世人眼沒見過，耳沒聽過，天主給愛慕他的人，預備的福樂有多大。」

瑪利亞享了領聖體的神味，就拿出念珠來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「爺爺囑咐

我，教我爲他念一串玫瑰經，求一個善終。」爲此她念起玫瑰經來，念了幾段聖母經，她說：『今天是復活後第四個主日了，該默念永福玫瑰經的題目。』

她默念了一會說：『我怎麼光想念聖體玫瑰經的題目「可讚美聖體永遠之世」呢？』她又默念永福玫瑰經的題目，念了差不多兩三次，不知不覺的又念聖體玫瑰經的題目她又自言自語的說：『稀罕！真稀罕！我今天光想念讚美聖體的經，要不是在路上，我還要大聲唱起讚美聖體的歌來，我心裏一種喜樂，覺着好像得了天下似的那麼大福氣，我今天不能不讚美聖體，念玫瑰經。』於是她順着她的心情，念聖體玫瑰經的題目。

瑪利亞念着經來到莊西頭，望見她門口站着一些人，都往她家裏看，很驚疑的說：『家裏出了什麼事啦！』

瑪利亞進了家，從當院裡往堂屋裡一看，看見棹子上點着兩枝蠟燭，很害怕，到了屋裏，看見她爺爺坐在椅子上，屋裏的人都是滿臉淚痕，神父將要走，瑪利亞恍然大悟，知道她爺爺得了很危險的病，就放聲大哭起來了。

老頭子聽見哭聲，睜開眼看看瑪利亞。瑪利亞因為進了莊跑的很快，跑熱了，就要解下圍脖來，她一解圍脖，看見圍脖裏有圓形白色的什麼？她立時想起神父送聖體的時候，仔細看她，像找什麼似的，她這纔明白過來，知道她手捧的是聖體，為此倆眼帶着驚畏的樣子，大聲喊了兩聲，說：『神父！神父！！』

神父正預備到城裏請聖體去，還沒出大門，聽見瑪利亞呼喚的聲音，即扭身回到屋裏。

瑪利亞恭恭敬敬的倆手捧着聖體，教神父看。

神父說：『這許是神父給你送聖體，因為手抖擻，掉在你圍脖裏的。』
瑪利亞說：『神父給我送聖體的時候，仔細看我，好像找什麼似的，因為找不着，就不找啦，神父！我帶來的是聖體，沒一點含糊。』

神父聽了這些話，不能不信，很驚奇的接過包聖體的圍脖來，瑪利亞立時跪下，朝拜耶穌，她父親同屋裏的人都隨着跪下。

神父向衆人說：『天主打發瑪利亞當一位天神，給眼看要死的人送了聖

體來，瑪利亞若不上城裏領聖體去，恐怕您的爺爺領不了臨終聖體，可感謝天主吧！這是天主辦的一樁奇妙的事，天主沒忘了您的爺爺，您看耶穌自己來看顧他！」

神父遂即拿出聖體來，給瑪利亞的爺爺看，說：「你看！天主有多麼愛你！我還沒出你的大門，耶穌已經來了！天主使你的孫女給你送來的。」老頭子也聽清了，他的眼雖渾，倒也看見聖體，他的面孔上，現出一種很喜歡的樣子來。神父連說了三次『吾主我不敢當……』瑪利亞在這個當兒，提醒她爺爺說：「耶穌我信你，我盼望你，我愛慕你，耶穌可來救我吧！」瑪利亞的爺爺，這就末次在世上同耶穌接合，好容易同耶穌永遠在一起。瑪利亞領着衆人念謝聖體的經，他們念着經，老頭子就睡過去啦！從領終傳到死沒過三刻鐘。

神父臨走對瑪利亞說：「你的爺爺可忘不了你，他領了臨終聖體，虧了你，不然恐怕他撈不着這個大恩典。」

瑪利亞說：「這是天主賞報我爺爺的功勞，他常勸我一月領一次聖體，

今天早晨……」

董玉祥搶着說：「實話，顯係天主願意瑪利亞一月上城裏領一次聖體，不然，不能用她給我父親送聖體來，瑪利亞的面子，我父親的福氣，都真算不小！這個圍脖既然是耶穌用過的，瑪利亞不能用啦，我獻給天主，請神父拿城裏去吧。」

神父思想一會，說：「玉祥！你說的本來也行，可是您要當個紀念，自己留下也好，盼望後代的人，看見這個圍脖，想起先祖多麼熱心恭敬聖體，效法這個表樣。」神父說完這話，把圍脖疊好，交給瑪利亞保存起來。

神父回到城裏，對年老的神父說：「今天終傳了董玉祥的父親，因為彌撒後才得的信，所以沒給他預備臨終聖體。雖然沒預備聖體，董玉祥的父親倒領了臨終聖體，你經過這麼一回嗎？」

年老的神父說：「沒有聖體，教友怎麼領聖體呢！」

年青的神父說：「是董瑪利亞從城裏捎去的！」年老的神父驚訝着說：「咦！那是怎麼鬧的！」年青的神父說：「你今天給董瑪利亞送聖體，掉聖

體了沒有？」這一問，把年老神父提醒了，年老的神父說：『噢！不錯，不錯，想起來啦！我給董瑪利亞送聖體，覺着好像掉了聖體似的，我仔細找了一會，找不着，我想大半是沒掉，所以就不找啦。』年青的神父說：『掉到董瑪利亞的圍脖折縫裏啦！天主安排的真好！老頭子熱心盼望領臨終聖體，天主就打發他的孫女送聖體去啦！我盼望一般教友，都那麼熱心勤領聖體纔好。』

瑪利亞後來出嫁，嫁給一家好教友，一輩子熱心，另外熱心恭敬聖體。她按着她母親教訓她一月領一次聖體的法子，教訓她的兒女，教兒女們照着她的規矩，勤領聖體，她常說：『勤領聖體，是頂好的法子，能得善終。』她到老還是好往堂裏朝拜聖體去。

求五傷蠟燭

在意大利亞國的一個小堂裡，有最有德行最慈善的一位鮑神父，因為好行哀矜，手裡常常沒錢。在一個苦難主日上，神父到王若瑟雜貨鋪裡，求王若瑟送給他一枝五傷蠟燭，因為沒錢，白費了好多唇舌，等於一個大零。神父求大聖若瑟，大聖若瑟幫助他買了五傷蠟燭。

『不！不！不！不行！絕對的不行！神父沒錢沒有蠟燭。』

『王先生！蜜蜂既然是白送給你的蜜蠟，那你不能送給我一枝五傷蠟燭嗎？』

『白送的！哈哈……噢！天神給蜜蜂造的窩，到冬天，天神從天堂倉房裡拿出蜜來養我的蜜蜂，曬蜜蠟不用工錢，蠟線誰知道是從那裡偷來的？再說：每月的房錢，每天的火食，同我使用的傢俱，都是像當時曠野裡那些瑪納似的，從天堂掉下來的，神父說的很容易。再說：我給貪官當完的糧米，也是……』

「哟！若瑟的「再說」不少！不用說啦！夠聽的啦！你的口才很好，可惜！說話多了，就有危險，你不該罵官啊！」

「神父！我說的那些鬧斂民財的官。」王若瑟看着神父說他罵官，這樣辯駁着說。

「若瑟！你把審判讓給天主吧！再獻給天主一枝蠟燭，天主一定更喜歡你。」

「神父！我可不敢說，天主若替你在這裡管堂，也相你似的求教友白送給他東西？還沒兩個月，在聖新堂的時候，為恭敬十二位宗徒，我獻了十二枝蠟燭。」

「若瑟！我知道，沒忘掉，宗徒既有十二位，你還能獻十一枝嗎？」

「神父！白送的那十二枝蠟燭，因為是你求的，看你的面子，換換別的神父，你想我送給他！」神父用教訓人的口吻說：

「若瑟！你說的不對，不如說為天主獻的，為神父我一枝也不獻，你在天主跟前有功勞不好嗎？」

『好，神父教我這樣說，也行，爲天主，爲神父，總而言之，不拘怎麼說，十二枝蠟燭以外，再要五傷蠟燭，那是不行。如果羅馬府聖伯多祿大堂裡照顧我，但買我的蠟燭，那麼，我可以獻，別說是一枝，就是十枝，二十枝，都能辦得到。神父你想想，我是一個小本營業，該能賺多少錢？我有一些賬，我有一個利害媳婦，我有五個孩子。』

『又有一個好嘴。若瑟！你真勸醒我啦，的確我是求的回數太多了，那麼，你上我的嗎好不好？』神父看着王若瑟執意不肯，又想了這個法子。

『教我上你的當！』是，是，是，曉得啦，神父不教白送啦，教上賬，那有什麼分別呢？你還清賬了嗎？神父有有錢的時候嗎？』

『若瑟！你怕我啊！』王若瑟脫帽鞠躬向神父說：

『我最敬神父們，我另外高看你，神父還不起賬，我有什麼法子啊？我能怎麼着你？神父屋裡還有一點值錢的東西嗎？鐘表賣啦，大筆賣啦，皮鞋賣啦……』神父聳着耳朵說：

『唉！你不要使這麼大聲，別人聽見笑話我，別說啦。』

「神父終久使什麼還賬呢？還不起賬，我還能要神父的命嗎？」

「哈哈……你這個樣的，真敢要我的命，你別這麼愛財啦！你多依靠天主，相信我的話，賒給我一枝五傷蠟燭，我幾時有錢，幾時還你。」

「噫！神父：送給你，賒給你，橫豎沒有還賬的時候，不是一樣嗎？」

「若瑟！後天是大聖若瑟的瞻禮，你爲你的主保聖人獻一枝五傷蠟燭，將來他報答你。」

「我給神父出個主意：神父簡直的求我的主保聖人好不好？他會引動有錢的人，哀矜你買蠟燭的錢。請神父想想，你在聖人跟前，比較賤舌頭，利害媳婦……等等不好的我，面子大幾百倍。」

神父心裡說：「噯！若瑟的這個主意不錯，很好！」遂向王若瑟說：

「你給我出了這個主意，算給我一枝蠟燭，我不求你啦，別見怪，盼望天主降福你，同你一家老幼，再見，再見。」神父說着這樣辭行的話，出了王若瑟的舖門。

「祝神父一路平安，神父也別怪我！」王若瑟送神父到門外邊這樣說。

鮑神父年紀雖不很小，也不是過大，差不多有五十多歲，瘦的很。神父穿的衣裳，雖然不檻，就是很舊。神父白求了王若瑟以後，出了莊西頭，到相距八里的一個堂口看病人去了。在路上看見地裡種的望不見邊的淨些玉蜀黍，路兩傍早晚裡有棵桑樹。神父在路上走着，別的沒有一個人。神父看着路上沒人，向天堂裡的大聖若瑟說：

『唉！聖若瑟：你可以幫助我，我許給你九日敬禮。你曉得，到復活瞻禮望日，得用很大的蠟燭，小的是不行的，按規矩，當用最大最體面雪白的
一枝蠟燭。爲你的聖嬰的面子，求你幫助我吧。』

神父說完聖若瑟的話，念着玫瑰經走了一會，走到上病人莊上去的路上，往北方一看，望見小丘陵上一座很體面的樓房。又走了一會，神父就到了莊東頭，病人的門口。病人的院牆，倒塌的很不相個樣子，大門光有個門框，院牆門框，雖然不好，却沒有什麼關係，好在院裏沒有怕人偷的東西；院裏有三間南屋，屋簷都塌了。神父走到屋裏，看見床上躺着一個老太太，那個老太太，瘦的簡直成了一個骨頭架子。神父一進她的屋，她很願起來，

無奈就是起不來，上氣不接下氣的說：

『神父你來啦，你好啊？』

『老太太你怎樣啊？』

『咳呀！輕一天，重一天的，死不能死！活也不能活！天主是把我忘了嗎？』神父安慰有病的老太太說：

『後天是苦難瞻禮六，我們就紀念耶穌的苦死！我看你彷彿釘在十字架的耶穌，你的病苦和窮苦，就是你的十字架！耶穌從十字架上能下來，倒不下來，甘心忍受，等天主收他的靈魂，你好好的效法吾主耶穌，忍耐受病苦吧！不要發急，不要抱怨，也不要嫉妬富貴人。那麼，將來你同耶穌一樣復活，永遠享復活瞻禮的喜樂。』

『神父教我紀念耶穌的苦難，本來很好，真是安慰人的好法子。可是有時候不容易，尤其是看見自己這麼貧窮，人家那麼富足，也教人怪難受呢；神父從我的窗戶裏往北看看，就能夠看見一片很好的房屋，這是一個財主如代亞人拉匝祿的房屋，他有很多的錢財，很多的糧食，他若願意行善，可能

幫助我們少吃沒喝的窮人。」有病的老太太，向神父說了這些話，累的幾乎喘不過氣來。

「外教人也有行善的，這個財主拉匝祿，他也行善嗎？」神父往北望着這樣說。

「他！沒有一個說他好的。」那個有病的老太太，帶着滿臉笑痕說。說完了話，神父降福了病人，就回堂來了。神父回堂，經過王若瑟的舖門口，正遇見王若瑟往家收拾曬白的蜜蠟。神父看着王若瑟的蜜蠟說：

「喲！天主賞給若瑟的蜜蠟多麼白呀！有這樣的蜜蠟，可能造出最體面的五傷蠟燭來。」

「是的，蠟燭雖好，不掬不出現錢來，就是拿不了蠟燭去呢。」王若瑟這樣說。

「若瑟！我要拿現錢，你讓我多少呢？爲你的主保聖人的面子，讓我一分行不？」王若瑟哈哈的笑着說：

「讓你一分？那不行，我爲十二位宗徒，讓你十二分，那麼，白送給你

蠟燭，而且還得找給你錢，這法誰不會拿現錢呢？」

『若瑟！你就是好說笑話，整天心裏高興，也是天主賞的一個恩典。』
『天主賞給人恩典，賞的很恰當，天主賞給人一個利害媳婦，也就賞給他一個好脾氣』王若瑟聽着神父說他好脾氣，所以這樣說。

『若瑟！你的媳婦，比較別的媳婦強的多。』

『那是他們的媳婦，比我的更利害。若說買蠟燭，我給神父說明價錢，很大很體面的五傷蠟燭，一枝三塊錢，更大更好的，一枝塊得五塊錢，頂大……』

『唉！散了吧！說的不少啦，王先生：你賒賬賒多些時候？』

『神父不要見怪！我就是賒賬，也不能賒給你，爲什麼說這呢？因爲神父常沒錢，你若有两个錢，不是哀矜窮人，就是爲堂裏也要花個淨盡，神父你想想，這樣你什麼時候有錢還我的賬呢？』

『若瑟！天主命石頭能變成饅頭，如果你的主保聖人求天主，天主一準那樣辦』

『神父暗指的我！我爲聖新堂的緣故，獻了十二枝蠟燭，我的心能是石頭的嗎？』

『若瑟：你想到那裏去了呢？我還能拿着你老先生，比一塊石頭嗎？的確不是那樣，我說的現今却還不知道的一個有錢的人，哀矜我富緊用的五傷蠟燭。』

『神父大概想的是西鄉裏的財主，那個如代亞人拉匝祿吧！若是一個會說的人能動他的心，他給天下一總的天主堂獻蠟，他也辦得到。神父求他試，看看怎樣……？』王若瑟笑着，這樣向神父說。神父也跟着笑，說：

『若瑟！你認識拉匝祿嗎？』

『誰不知道他！都知道他惱恨天主教，尤其是你們神父們；他見了當神父的好像魔鬼見了十字架似的，老遠裏繞個彎越過去。』神父帶着很良善的樣子說：

『朋友！你不可拿着人比魔鬼，拉匝祿橫豎是人哪，也有個人心。』

『不！不！不對，他的心是石頭的！是鐵的！』王若瑟搖着頭說。

『天不早啦，再說話吧。不拘怎樣……？我求天主賞報若瑟爲我們的聖堂已經行過的，現在要行的，後來還要行的一總善功。我走啦。』神父說着話，辭別了王若瑟。

『喲！天真不早啦！神父一路平安。』王若瑟望着神父這樣說。

太陽射牠辭行的光，天空現出一種灰白的顏色，鮑神父回到堂裏。神父住的房屋，雖然不是過大，也不是甚小，因爲離的聖堂太近，顯着小；雖然顯着小，却是很清潔，很幽雅，前邊種着奇花異草，後邊栽着菓木樹。神父有個年老的姐姐，名德肋撒，自幼守貞，照料神父吃穿。

『姐姐：你好啊？』神父走到屋裏，這樣問她。德肋撒應答了一聲『好』就去端飯去了。

『神父！你看的病人怎樣……？』德肋撒把飯放在棹子上，這樣問。神父歎息着說：

『噫呀！癆病真利害！很夠人受的！教人死也不能死，活也不能活。』
『她自從病利害，到現在已經夠七年了！』神父：你見了賣蠟燭的王若瑟

嗎？他有沒有五傷蠟燭呢？」德肋撒這樣問神父的當兒，神父的兩眼正看着條几上擺的那個象牙質的苦像。這個苦像，是一個古物。在條几上許多不值錢的器俱當中擺着，好像不是地方。神父看見這個苦像，想起一個錢門來。

「唉！癆病人真苦啊！」神父因為看苦像分了心，沒聽清他姐姐問的什麼？馬馬虎虎的這樣回答她。德肋撒看着神父「心不在焉，聽而不聞」說：

「神父心裏有什麼事啊？掛念誰啦？」神父扭過臉來，手指苦像說：

「德肋撒！你爲相幫我。送給我這個苦像好嗎？」

「方濟各兄弟！苦像本來是我的，也是你的。噢！你要賣啊！什麼東西你都沒啦！我們就剩了這個苦像，這是咱的寶貝！你還要賣嗎？」德肋撒一聽神父跟她要苦像，她忽然跪到苦像跟前，好像怕人奪去似的說了這些話。

「姐姐！我們當緊用錢，你爲的過日子，我爲的買五傷蠟燭，我們若賣了苦像，就能得一項錢，我就不作難啦。」

「我的好兄弟：你也知道，咱母親臨死的時候，交給我這個苦像，因爲怕你存不住，送給別人，所以她囑咐我，教我好好的保存起來。母親的遺命

不可違！尤其是我們老娘給咱母親的一個紀念，所以……你明白了嗎？」

『是！我明白啦！你不教我賣苦像，沒有五傷蠟燭，是不行的，那麼，教你說我怎麼辦呢？』神父臉上帶着很爲難的樣子。德肋撒問：

『這莊上就找不着一個相幫買蠟燭嗎？』

『一個也沒有，德肋撒：我的姐姐！你想想，教友們爲修新堂，修祭台（三個），修講道台，開工架，跪凳；又爲接主教聖新堂，獻了很不少的錢，這都是勉強着教他們辦的，我費了很大的力氣，小小不言的事情，我不願意麻煩他們。我已經求了賣蠟燭的王若瑟了，他說：「在聖新堂的時候，爲十二位宗徒，獻了十二枝蠟燭。」他不願意再獻了，王若瑟拿着他的東西很貴重！很寶貝！姐姐！你不是那樣的人。」神父看着苦像這樣應答她。德肋撒笑着說：『噢！你讚美我！不拘怎樣……？苦像不能出這個門。』

『噫呀！我的好姐姐，你想想，復活望日上，若沒有五傷蠟燭，我怎麼行望日的禮節呢？好姐姐，你暫且借給我吧！借給我這個苦像，當作抵押的物品，我能借出錢來。』

「噢！你想把吾主耶穌賣給如德亞人拉匝祿啊！除非他，別的沒有放賤的」德肋撒驚疑着問。德肋撒一提起拉匝祿的名字來，神父驚訝着說：

「噫呀！奇怪！你也說拉匝祿有錢！噢！是了！這是聖若瑟的意思，指引我求拉匝祿，我明天就去求他，爲麼不求他呢？不興求外教人行善嗎？」

「兄弟！幸虧封齋月快過去啦！人若守齋守的太過，明悟容易昏昧；昏昧的想着賣耶穌，就是不賣也要當作抵押品，借人家的錢。」

「別說啦，明天再說吧，我快睡覺去，不然，還要說我與如達斯是同類的。」神父站起來這樣說着就上他屋裏睡覺去啦。來到自己屋裏，脫了帽子，站在大聖若瑟的聖像前說：

「大聖若瑟：明天我去求一個如代亞人拉匝祿，求他給我買五傷蠟燭的錢，我盼望你幫助我。你看！天下找不着一個神父在復活瞻禮望日上沒有五傷蠟燭！獨獨的我自己沒有。自從我求了你，今天連着三次有人提起拉匝祿來：頭一次是那個有病的太太，第二個是賣蠟燭的王若瑟，第三個是我的姐姐，我想這是你的意思；你指給我這個人，願意教我求他。爲此我明天去求

拉匝祿，你幫助無能的我，感動拉匝祿的心。你想！當時如代亞人，釘死吾主耶穌，如今教如代亞人相幫我們光榮復活的耶穌。這個事情，在我們眼裏，可相似一個聖跡，在你眼裏是一個小事，不夠你辦的，若說你辦不到，不是很奇怪的事嗎？」神父給聖若瑟說完了話，就跪下念晚課，念完晚課，躺在牀上，就睡着啦。

太陽初射牠的金光，灰白色的天空，漸漸變成了藍色，鮑神父做完彌撒，出了堂，吃罷早飯，一路子念着玫瑰經，去見財主拉匝祿去了。從王莊到拉匝祿的莊上，約有十五里，神父走了半晌午，纔到了拉匝祿的大門間。神父走到的時候，拉匝祿同他的妻子撒拉，岳父亞巴郎，岳母亞納，正在客廳裏說閒話。拉匝祿差不離有四十多歲，黑鬍鬚，白面孔，很胖，帶着滿臉的福氣。撒拉因為整天裏閒着，沒有一點工作，悶的很，面容上顯出抑鬱不樂的樣子，坐在那裏呵欠了第六次啦。

『再過八天，你的閨女路得，就會從學校裏回家來啦。她一來，我們這裏可熱鬧的很。』撒拉的父親，想着教她喜歡，所以說這些話。撒拉說：

『這裏真能悶死人！看不見一個外人，聽不見一點新聞，簡直和監獄裏差不多！還是住城裏好。』撒拉正這樣說着，看門的遞上一個名片，說：

『王莊的鮑神父，特來拜會。』

『你要見外人，你看多巧，來了一個。』拉匝祿笑着給他妻子這樣說。他們從客廳裏往外一看，看見大門裏邊站着一個穿黑衣裳的人，用藍色的手巾擦他臉上的汗，打他鞋上的土，理理他的頭髮，果然是一位神父。他們一看神父來啦，都驚訝的了不得。

『……………』因為他們從來沒聽見過一個天主教的神父，在天主教的仇家院裏站着，覺着一個很稀奇的事情，彼此亂說。

『……………』他們商量了一會子，拉匝祿向看門的說：

『教他進來，我問他有什麼事？』看門的從客廳裏出來，臉上帶着輕慢神父的樣子，用手指着客廳，大着喉嚨，喊了一聲：

『請！』神父大着膽進了客廳，看見客廳裏四個人，都帶着驚懼，驕傲小看神父的樣子看神父，神父脫帽鞠躬說：

「王莊的鮑神父，特來拜望隣居，謝謝准見的美意。」拉匝祿並不給神父介紹屋裏的人都是誰，很不客氣的樣子說：

「不必言謝，你來到我這裏，你不覺着如同達尼額爾先知掉到獅子圈裏似的嗎？」客廳裏忽然充滿了笑聲，神父也跟着笑。拉匝祿指着一把椅子，讓神父坐下，說：

「你來到我這裏有什麼事呢？」神父坐在椅子上，很不拘束的樣子說：「先生要拿着我比達尼額爾先知，那得說我與他在一樣的危險中，就是缺少一位天神攜來救我的一個哈巴谷，天神既然不來見先知，先知見天神來了。」

「神父回答的很好！」亞納伏在她丈夫亞巴郎的耳朵上說了這句話。亞巴郎點了點頭，看樣也很贊成神父的話。

「你把我當作一位天神，我可不敢當。我聽說：「王莊的神父，是一位聖人」，天神怎麼慢待他，不幫助他呢？」

「那是我彷彿窮拉匝祿的一個聖人。」神父穿的衣裳，是一種窮苦的樣子。

子，坐在穿綢緞衣服的人當中，却好像一個窮拉匝祿，所以神父瞧瞧自己的衣服，笑着這樣說。

「來到不行善的富家門口的那個要飯的拉匝祿啊？」拉匝祿用譏諷的口吻說。

「先生會錯意思啦！不是那個說法，我是另一個拉匝祿，天主給他說：你去見與你同名的財主拉匝祿，求他幫助你，他不但有錢，他有個善心，他必定要幫助你。」

「很好！很好！……！」喜的老亞納說了這麼些個很好。

「我怎麼幫助你呢？」拉匝祿問神父。神父站起來，帶着很謙遜的樣子說：

「到復活瞻禮望日上，得用一枝五傷蠟燭，可惜沒有錢買。事關緊要，為此特來求先生，解囊相助。」拉匝祿一聽神父說的這個事，驚訝的他不知道說什麼，從衣袋裏掏出一枝烟捲來，點了火看着噴出來的烟霧說：

「請坐！噢！你不知道我們是意拉爾人嗎？」老亞納相幫着神父說：

「五傷蠟燭是什麼？我們一點不懂得，先該給我們講解講解。我不知道我們外教人，許聽你們教裏的事嗎？」神父說：

「老太太！我們教裏沒有避諱人的事。我要講解這五傷蠟燭的意思，那麼，就得給你們外教人講我們新教的道理，衆位樂意聽嗎？」老亞納說：

「神父儘管講講，我們都願意聽」神父默想了一會說：

「五傷蠟燭，是天主聖子耶穌復活的表樣，也是我們過復活瞻禮最關緊要的一種物品。這種蠟燭，比別的一總蠟燭又粗又高又白，用的材料不是不乾淨的人手造的，是潔淨的蜜蜂造的。天主教訓的蜜蜂，揀選最美麗的花，從花心裏吸出牠的精液來，用花的精液，造成一種潔淨的蜜蠟。人把這種蜜蠟用太陽曬成雪白的顏色，造成潔白的蠟燭。這種蠟燭，表明的是最潔淨的童貞瑪利亞所生的耶穌。到復活望日上，天未明的時候，在堂外邊，神父拿着五塊紅色的乳香，安在蠟燭上，表明耶穌爲救贖我們的罪受的五傷。神父抱着這個帶乳香的蠟燭上祭台，唱着復活望日的歌，祝聖這個蠟燭。祝聖了以後，用三叉形的蠟燭（表明三位一體），點燭五傷蠟燭，表明三位一體的天

主，教耶穌死後第三日復活。把這個五傷蠟燭，插在一個高蠟台上，使堂裏的人都能望見牠。使他們望見這個五傷蠟燭，知道耶穌是世上的光明，要光明坐在黑暗中的外教人，要光明他的百姓意拉爾人。」神父講完五傷蠟燭的道理，老亞納說：

「這個道理真好聽！」帶別的人因為聽的是沒聽過的事，都是越聽越留心，越聽越想聽。連拉匝祿心裏也很贊成，求神父多講，說：

「這個蠟燭以後常燭着不滅嗎？」神父又講起來說：

「我們把五傷蠟燭，插在一個高蠟台上，放在祭台右邊，每逢主日做彌撒的時候，點燭牠，四十天，一直到耶穌升天瞻禮，才不點牠，挪到祭台後邊，教人看不見牠，這意思是表明耶穌復活後第四十天離開世界，回天堂走了。」

「天主教的禮節，意思真深遠！」客廳裏的如代亞人，異口同音的這樣讚美着說。神父聽見他們讚美天主教的禮節，所以很高興的又說：

「你們古教的人，若是親眼見我們的禮節，親耳聽我們的經言，你們就

能夠聽見很多你們已經知道的道理，因為神父祝聖了五傷蠟燭以後，得念古經上的十二篇古先知的預言。當知道，古教的瞻禮禮節，是新教的瞻禮禮節的預像，例如：你們過的巴斯卦瞻禮，是我們過的復活瞻禮的預像。因為您們那個瞻禮用的羔羊，表明救世者。羔羊潔淨無玷，耶穌是無罪的，羔羊的血救了古教的百姓，耶穌的寶血救了萬民的靈魂，羔羊救百姓，從惡王手裏，耶穌救我們是從魔鬼手裏，羔羊一死，百姓能回老家，耶穌的苦死，給我們開了天堂的門，古教的百姓，一入了回家的路上，有個發明的雲彩在他們頭裏，領他們過紅海，過曠野，在曠野裏領他們走了四十年，把他們領到福地，回了老家，這個雲彩，又是耶穌的預像，耶穌使我們脫離魔鬼的管轄，領我們進入天國。」

「神父想的道理，真不錯！」拉匝祿這樣說。

「啊呀呀！這不是我想的，是天主的道理。本來像我這樣的鄙賤人，不配講天主的道理，天神可以講。」神父為教訓拉匝祿，很謙遜的這樣說。拉匝祿擺了擺手，教來一個使者，命使者提過葡萄酒來，向神父說：

「請神父同我們喝一杯酒吧！」神父心裏說：

「大聖若瑟：你當緊別教拉匝祿光給我酒喝，教我空手回家！」神父又給拉匝祿說：

「我不敢多耽誤你們的工夫。」

「不要客氣，我們有的是工夫。」客廳裏的人，一齊這樣說。這些如代亞人，這樣的恭敬神父，是很真實的要認識認識天主教。他們先前煩惡天主教，是不認識的原故。他們給神父對面說話，看清了這位神父是可敬的人，他的教，一定不是可恨的教。老亞納想知道神父的歷史，問：

「你怎麼當的神父呢？」

「衆位：我是一個窮家出身，父母是以農爲業，生下十個孩子，人多地少，當然享不了福！不願意挨餓受冷，那麼，就得出力做活，連我們當孩子的也得下手，不然，饑寒一定要攻擊上來。」拉匝祿說：

「你家那麼窮怎麼上起大學呢？」

「我先跟本堂神父學了幾年拉丁文，後來本堂神父送我到城裏上高等小

學，天天回家吃飯，在高等裏畢了業，主教恩准我入修道院。一入了修道院，我覺着好像到了天堂。在修道院裏過了八年的工夫，陞了神父。」拉匝祿說：

「我聽說：神父手裏沒錢，在王莊也修了一座大堂。」

「噢沒花錢哪！哈哈……花的不少！都是教友們捐的，我感謝天主，沒有拉賬，什麼賬都還清啦，連祭台錢也都還清了，堂裡什麼不少，就是少一枝五傷蠟燭呢。」神父笑着看拉匝祿的臉這樣說。

「你給神父買蠟燭吧！」拉匝祿的妻子給拉匝祿這樣說。拉匝祿微微的點了點頭，沒回答她什麼話。老亞納問神父說：

「神父的母親還不在啊？」

「咳！天主已經收了我母親的靈魂，好在天主允了我的祈求，她活了八十多歲。我也要求天主賞老太太壽高百歲。」老亞納聽了神父這些話，滿皺紋的面孔上，立時現出一種笑痕來，向拉匝祿說：

「你給神父買一枝蠟燭吧！買一枝頂大的，你看神父有多麼孝敬他的母

親。」神父又說：

「除天主以外，沒有比我母親我更可愛的，縱令是皇后，我也不能比我母親高看了，天主降福一總當母親的帶孝愛她們的兒女。」亞巴郎給拉匝祿說：

「你給神父買蠟燭，當緊買大的，好的，你不是沒錢。」這時已經到了十二點，神父看着錶，站起來給衆人說：

「請衆位寬免一時，我得念三鐘經。」衆人點頭說：

「神父請便。」神父站在一傍，念着三鐘經，那些如代亞人交頭接耳的小聲說：

「這個神父真好！有德行，愛母親，不欠賬，又會說話。」這個說：

「該給他二十塊。」那個說：

「該給他三十塊。」都勸拉匝祿給神父買蠟燭的錢說：

「既然給神父錢，不可太少了，你不是沒有錢，拿不起。」這些人雖然互發議論，拉匝祿滿不在乎，他心裏就拿定了主意。神父念完了三鐘經，坐

下，拉匝祿往別的屋裏去了。拉匝祿從別的屋裡回來，看見他手裡拿着五十塊大洋錢，把錢遞給神父，說：

『請神父收下這個錢，作我高看神父，高看天主教的一個紀念。』客廳裡的人，都喜的不得了。

『多謝，多謝。』神父笑着說。拉匝祿說：

『神父來求我，我是很感激的，神父的忠厚，感動了我的心，我甘心送給神父這項錢，神父可以隨便使用，買頂好的蠟燭，剩下的錢，神父不要都哀矜窮人，也哀矜自己一點，我看神父的身體太瘦，大半是守齋守的太過的原故！』撒拉向神父說：

『神父像的慌了吧，同我們一起吃飯，吃完飯，我們套上轎車子送神父去。』亞巴郎給神父說：

『我們以後是好鄉鄰，要常常見面。』亞納看看神父的臉，又看看拉匝祿的臉，說：

『神父！你幾時願意來，只管到我們這裡來。如若再有作難的事，我們

沒有不幫助的。拉匝祿！我說的對嗎？」拉匝祿說：

「你老人家是替我說的，正是我的意思。」神父心裏對聖若瑟說：

「行啦！行啦！夠用的啦！你相幫的很好！」神父帶着滿臉的喜色，又給衆人說：

「我真是感恩不盡，你們爲天主行的善功，我求天主報答你們的好心，降福你們合家老幼的靈魂肉身；我也願意求天主把我們天主教復活瞻禮的真福，賞給你們。」神父說完這話，就同他們一起吃飯。

在下午二點鐘的時候，望見從拉匝祿的門口出來一輛轎車子，兩個騾子拉着，走的很快，聽見路傍的人驚訝着說：

「呵！這兩個騾子走的真好！真快！這個車子裡坐的是誰啊？」拉匝祿果然命人套上車子，送神父回堂。轎車子到了神父門口，使車的跳下車來，掀開門帘，請神父下車。

「這是拉匝祿的車子，神父怎麼能坐他的車子呢！神父的面子，可算不小！」左隣右舍的看見神父從車子上下來。這樣驚訝着說。衆隣人又看見使

車的從車裡拿出許多好東西來——菓品——茶葉——香腸——酒——更驚疑的不得了。

「啊喲！我的兄弟：你怎麼得了這樣的面子回來呢？」神父的姐姐，聽見神父回來了，慌慌忙忙的跑出來，一看她兄弟坐着車子，又帶來了好些東西，喜的她拍着手這樣說：

「我們感謝聖若瑟吧！事情辦好了。」神父給他姐姐說。

「若不是大聖若瑟相幫，你那能教一個煩惡天主教的外教人，這樣幫助我們呢？我去念經去，感謝大聖若瑟。」神父的姐姐這樣說。神父在他屋裡坐了差不離有二刻鐘的工夫，即拿着錢上賣蠟燭的王若瑟舖裡去了。定做了上等的，八塊錢一枝的蠟燭。

「若瑟：你看！我有錢了，不用求你上賬，不用求你讓錢，也不用求你賒給我，你還怕我嗎？這是聖若瑟相幫我的，可不用求你相幫了。」神父把錢遞給王若瑟，您猜思王若瑟說什麼？他說：

「聖若瑟相幫你啦！你也知道幸虧誰嗎？不是我給神父出的主意求聖若瑟嗎？應該謝謝我。再說：你聽了我的話，求一個如代亞人，他們的祖先，

當時釘死了耶穌，如今他們給耶穌獻一枝蠟燭，這不是我的功勞，是誰的功勞呢？」神父笑着說：

「哼！你不要奪你主保聖人的功勞！你給我造一枝頂好的五傷蠟燭，聖若瑟在天堂裏看着你！看看你造的蠟燭好不好！」神父說完這話，卽回堂去了。

苦命傳

樹葉冷落，農事完竣，主日下午的時候，在某城市天主堂嬰孩院客廳裏的兩位神父，同幾位董士開會結算賬目。他們在客廳裏聽見天真爛漫的嬰孩們，在院裏拍皮球，踢毽子的聲音，心裏非常的高興，非常的快愉。院裏的執事人等，因為是主日，他們都在門房裏坐着，有的下棋，有的吹簫，有的看報。

院長神父同請來的董士們開完了會，院裏的管事先生進去說：「神父同諸位董士商議多默的事情了嗎？現在我們院裏沒有活做，別的地方也找不着活，怎麼辦呢？」

「噢！不錯，你一提我想起來啦，多默是一個老實無能的好人，按規矩我們不能養閒人，他在我們這裏閒住了差不離有三個月啦。」

院長神父說完這話，管事的先生說：「夏天却是沒閒着他，我常給他找一點活做。如今到了秋末，園裏沒一點活，教他幹麼呢？我實在爲難！」

輔佐院長的神父說，真可惜！若教多默走，他上那裏去呢？他的父母早死了，沒有兄弟姊妹，孤苦伶仃，無依無靠，又沒有財產，又沒有技能，雖然很老實，很聽命，飯碗問題怎麼解決呢？

「他在外邊找不着活嗎！這個事情，我簡直莫明其妙！年輕輕的，只要願意下力，總會找着活做了。他也學過手藝沒有？」一位董士很驚疑的問。

輔佐院長的神父答覆董士的疑問說：「多默學過木匠，就是不會做木匠活，我把多默的履歷給衆位述說一下：多默的父母以農爲業，因爲多默頗聰明，教他上學，不幸父母雙亡。多默到了十四歲，他叔叔教他學木匠。可恨多默的師傅，因爲自己懶惰，不願意做活，就在他前院裏開了一個酒舖，多默伺候客，當買辦，要賬，抱孩子，總之，光教他出力掙錢，不教他學手藝；早晚舖裏壞了傢俱，也許教他做一點木工。多默跟着這個沒良心的師傅，整學了四年，出了不少的力氣，沒學到身上一點手藝，沒得到手裏一個銅子，他師傅糊裏糊塗的就教他走啦。可恨！這種人，拿着多默的寶貴的光陰，當作他發財的代價，如賊一般偷了多默的力氣。因此多默成了一個無財

無用的人，恐怕一輩子得當個窮苦人！

『天主可懲罰這種沒良心欺騙人的人！多默找不着事幹，學別的手藝，因年齡的關係，也辦不到啦；他自幼沒種過地，做莊稼活也不行。衆位先生！您看怎麼想法救他呢？唉！把他教來再說吧。』院長帶着很大的氣說完了這些話，又向管事的先生說：『你去把多默教來。』管事的先生就去教多默。

過了一會，在客廳裏站着一個細身體黃面皮的青年人，——多默。多默心裏想着院長教他，沒有別的事情，一定要趁他走，所以臉上帶着很難過的样子。

『多默！你今年多大啦？』院長問。

『我二十二歲啦。』

『你還沒找着事幹嗎？』院長又問。

『沒有。咳！真倒霉！我好幾次到木匠舖裏問他們用做活的不？都說：『用』及至上了工，飯也好，工錢又多，我覺着什麼都妥當啦。嘿！他們一教

我自己做什麼木工？就顯出來我的手藝還沒有學成。他們生氣說：「你還沒有我徒弟會的多咧，不行，你走吧！我不能用你這樣的。」在這裏住兩天不要我啦！在那裏住兩天，又不要啦！處處都是這個樣子。這也難怪人家。沒有本事，怎麼掙人家的錢？」多默說了這些話，有一位董士接着說：「收徒弟不傳授手藝的師傅，真是害人的蠱賊！應該受天主的降罰。」

「多默！你也知道，我們院裏冬天沒有活做，院裏不能養閒人！……」院長說完了趁多默走的話，多默立時嘴角下垂，嘴巴發抖，眼淚汪汪的說：「可愛的神父！你真要教我走啊！我上那裏去呢？求神父收留我，你教我做什麼，我竭力去辦，不要工錢，有個飯碗就行。神父也知道，我與別人很和氣，他們教我做什麼活，聞命我沒有不應聲而到的。」多默低着頭難受，叫人可憐。

「多默！你不必過於難受，我們這裏不是法庭，不是判決你的死罪，我們是想法子解決你的吃飯問題。這時候，好在還不是多冷，在這個商業繁盛，人煙稠密的大城市裏，找不着木匠活，找個別的事幹幹也行啊。暫且屈

就一時，等到來年春天，我們這裏有活的時候，再回來，那也好說。」

院長這樣安慰多默，多默聽着沒有盼望了，搖着頭說：「唉……：呀！找吃飯的門道，我真沒有那麼大福氣！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？我也找過別的事，好幾次眼看飯碗得到手裏，我想這一回錯不了，那料想又是畫餅充饑，望梅止渴。我若是像別的工人似的，有技能，那還說什麼，我也不在這裏麻煩神父。怎麼好呢……：？唉！我謝謝神父的恩，我走吧。」

「不用這樣，我要……：」院長的話沒說完，管事的先生領來一個見院長的教友——開飯館的王粗腰，名叫順唐。

「教多默跟王掌櫃的不好嗎？前幾天王掌櫃的向我說他要添人，得用一個跑堂的，爲此我把王掌櫃的請來。神父給王掌櫃的薦多默吧。」管事的先生，望着院長的臉給院長說。

院長一聽，面孔上立時現出一種笑痕來，向王掌櫃的說：「巧極啦！請坐下我們商量商量：王先生！你用多默不能再好啦，他又勤勵，又老實，諸事可靠。」

「他會做什麼？」

「他從前跟人家跑買賣，起貨，要賬；在店裏待了幾年，妥當的很。」
管事的先生替院長答覆王掌櫃的的問。

「他忠厚嗎？」

「我敢保他，他打不了你的碗。」管事的先生說。

「打不了我的……就怕打了他自己的……您說他老實，就怕他老實的太過。」院長說：「掌櫃的用他試試吧。」

王順唐扭過臉來，上下的觀看多默，看了一會，給多默說：「你願意跟着我嗎？跟着我，餓不着，有的是山珍海錯，可是給人家吃的。工錢雖少好在跟我的人，沒有不願意常久跟着我的。」

王掌櫃的並不用給多默說多些好話，看多默的臉，就看出來他對於這個事情是很歡迎的。多默說：「嬰孩院裏既然沒有活做，神父薦我跟王掌櫃的，我謝神父及王掌櫃的的好心。」從這時候多默跨進了商界，做跑堂的生活。

王順唐的飯館很馳名，買賣很發達，用着十來個夥計。可惜裡頭有個跑堂的，是一個極壞無比的人，看着多默忠厚老誠，又極其勤勵，不願意隨着他們偷主人的東西，不跟着他們說壞話，於是乎生了嫉妬，整天想法子煽惑別人，欺壓多默；他最煩惡的，就是多默熱心念經，所以拿定主意，要砸多默的飯碗。

過了沒多些時候，多默的仇人得到砸多默的飯碗的機會：有一天，城裡奉天主教的大財王請客，定了王順唐的菜，席設內外兩宅，內宅是財主的太太請的女客，多默同他的仇人往內宅裡端菜，多默端着一碗海參湯，走到財主的姑娘背後，仇人從多默後邊過去，特意碰到多默端湯碗的胳膊上，把一碗湯，完全潑到財主的姑娘身上，燙了她的身體，髒了她的綢緞衣服，在坐的太太們，都氣的不得了，視線都移在多默身上去了。

「是儼夥計碰的，不怨我……」因為無人看見，所以多默無論怎麼說，沒人信。

多默的仇人，使了這種壞手段，他立時跑到前院裏向財主請來的客說：

「唉！我的夥計，真算不是東西！好看人！您看！他剛纔在內宅裏不知道心裏想些什麼？把一碗參湯完全潑到主人的姑娘身上。唉！真可惡透啦！」

財主請來的客裏頭，有個大家的青年人，這個青年是將要射中財主的雀屏的人，性情很鹵莽，他一聽說多默燙了他將要結婚的姑娘，立時跑到內宅裏，也不問什麼三七二十一，抓住多默乒乓乓乓的打了好些嘴巴，說：「你這種東西，真可惡！」

「先生饒我吧，是別人碰的，不怨……」

「你還有什麼說的啊？你。」青年人說着又打了多默幾個嘴巴。

財主的姑娘依擗斯，長的極其俊美，是一個有德行，有學識的人。依擗斯在屋裏聽見有人吵嚷，馬上出來一看，看見青年人的那種野蠻樣子，心裏說：「噫呀！父母教我一輩子跟這樣的人啊！」嚇的她面容變了顏色。又見多默因為她挨打，就大發惻隱之心，可憐多默向那野蠻青年說：「別打他啦，他髒了我的衣服，不是故意的，算不了什麼事，不該打他。」依擗斯的母親也很明白，她一看這個青年人，像老虎似的那麼兇惡，心裏說：「我可

不能教我的孩子跟着這種人：「

財主雖然寬免了多默，王掌櫃的覺着敗壞了他的名譽，恐怕他的買賣受了影響，爲此，生氣立時趁多默走。多默不拘怎麼說不怨他，沒人信，不拘怎麼懇求寬免，沒人聽。多默覺着無臉去見神父，沒法子，就往遠方去了。

春去夏臨，秋盡冬來，春秋如此的循環了七八個來回，在東海涯上的一個商業最繁盛的商埠上有個天主堂醫院，醫院裏的當家神父，同修女院裏的院長及幹事的人員，在客廳裏開院務討論會。當家神父提議說：「有一個爲難的事情，請大家討論一下：第九號屋裏的病人，皆是治不好的病。裏頭有個病人叫多默的，以先他在鉄路上當幾年工人，到我們這裏，差不多有一年了，他的病是羊癲瘋，以我看得教他出院。不是因爲他的病好不了的原故，是因爲他太壞表樣，他雖然能往堂裏跪彌撒去，他就是不去，總不願意辦神工，如今快到復活瞻禮，他不滿四規，是什麼表樣呢！再一說，他是一個共產黨，胡造謠言，好給別人說共產黨的道理，引誘老實人跟着他惱恨神父，惱恨官府；他常說：『紳士家，大買賣家，都該殺了。』善勸是白答的，嚴

厲的話又不能說，怕他犯病，尤其是他一個飯錢不拿，這個樣子不行，我的意思，預備過了復活瞻禮，打發他走。」

「這種壞表樣的人，不教他走，不行。」有一位先生隨着當家神父的意思說。

「不必，不可以立時教多默走，我看這個事情，莫妙於嚴厲的給他說：你得改毛病，守規矩，你既然是一個奉教的，就得滿四規，從今以後，如若再犯規矩，你馬上就得出院。這樣說給他，教他猜思猜思，我想他那能不要良心不報恩呢？他怕挨餓，就老實啦。」別的一位先生，這樣發表他的意見。

「嘿！一個人不願意辦神工，斷乎不能強迫啊！強迫着他還能辦妥當：……嗎？」隨着當家神父的意思說話的那位先生又這樣說。

客廳裏說話的聲音，忽然沉默下去，無一個人言語。修女院裏的院長，扭臉望着當家神父，看光景好像要發表意見似的。因此，當家神父說：「這個事情暫且我們不要決斷，得徵求院長的意見，不用問，院長是想着爲多默

求寬免。」

『不錯，是的，我想爲多默求情。衆位想想，我們的善勸，不入他的耳鼓，是因爲他失落了信德和望德的原故，不怨他，怨那些沒良心的人。要知道多默是個苦命人，是「無隔宿之糧」的家庭的孩子，才分雖好，沒撈着上學，不然，他現在也許當了神父。因爲上不起學，所以跟人學木匠，可恨攤了沒良心的師傅，不教給他手藝，如若攤了好師傅，多默現在也許開了木匠舖。後來多默在飯館裏跑堂，不多時仇人砸了他的飯碗。多默雖然遭了這些坎坷，仍不失望，在鐵路上出了好幾年苦力，天主雖然安排的多默受苦受難，他還是照樣的熱心念經，守主日，滿四規。就因爲他熱心，守規矩，同班的一些共產黨欺壓他，逼着他隨從他們的黨，多默因整天受他們的壓迫，沒有法子，就漸漸的被他們同化了，因爲常看他們無神派的報，以致失落信德，所以我說他失落了信德，不怨他，怨那些沒良心的人，多默現在三十歲啦，自童年時代以至今日，沒過一天好日子，所以得了這種治不好羊癲瘋，我們還能不可憐他嗎？』

「我早知道院長顧惜多默。那麼，這個事情究竟怎麼辦好呢？有什麼法子呢？」當家神父笑着問院長。

「有法子，頂好的法子，就是祈禱，仁愛。」院長答復了當家神父的問，又懇懇切切的要求着說：「衆位留下多默吧，他的靈魂肉身，在外邊有死的危險，我同修女們懇求天主開明他的心，指給他救靈魂的路。」

「院長既然這樣求，我們不能說不行。」當家神父說了允許的話，衆位先生隨着神父的意思，點了點頭。

修女院裏的院長，同修女們在飯廳裏吃過晚飯，爲多默的事情，向修女們說：「我們爲救多默的靈魂，行九日敬禮；非救他不可，我們要看看到底是不是天主當家，是魔鬼當家。您看！多默在世上沒享過一點福，他上了惡人的當，受了很不少的折磨。我不信至仁慈的天主，就會教多默下地獄！天主領他到我們這裏來，一定是教我們救他的靈魂。惡人害了他的靈魂，比較耶穌說的那個走路的受土匪的害，不是更很嗎？我們得效法撒瑪利達諾人，我們要懇求天主救多默，天主一定會救他。沒有比較一個靈魂的善功再大

的：「院長很熱切的說了這些話，看修女們的面孔，知道都很願意相幫救這個罪人。」

「我們從今天晚上起頭念經吧。」有一個修女這樣說。

「我們託那一位聖人轉求呢？」又有一個修女問院長。

「我們求大聖若瑟吧。」再說我們得十分忍耐多默，他若說什麼難聽的話，我們粧聽不見。我換換伺候多默的修女，也許是個法子，有的人，這個人勸他，他聽，那個人勸他，他一點不聽。發納修女！你也明白，我說的換人，不是看着你不行，是爲的試試多默聽別的修女的話不？可是我現在還不知道誰能替你管第九號。」

過了幾天，到別處避靜去的六位修女回來五位，因爲有一位修女病在那裏沒來，總院長另派來一位新修女。院長德肋撒在屋裏看着新修女帶來的總院長書信，看一會，抬起頭來望着天花板想一會，想一會又看，看一會又想，她的面孔顯着好像怪發愀似的。因爲總院長派來的修女，是大財主家的姑娘，聖名依搦斯。依搦斯雖然是富家的孩子，甘心要伺候病人。院長看完

了書信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「富家的姑娘，入會發愿，甘心要伺候病人，哼！在我們這裏行嗎？我們這裏，長惡瘡的，像畜類似的傻子，像瘋子似的野蠻人，……什麼樣的都有，財主家的孩子，在我們當中行嗎？這樣的人，離開世俗，在天主眼前比我們平常修女的功勞可大的多，試試看吧，真體面人，當然也要當個體面教友。這樣的修女，一進院帶來的德行功勞，比我們平常修女一輩子修的德行立的功勞還多咧。我就是不知道安排她什麼地方，什麼本分好呢？她是富家尊貴女子，若教她伺候那些骯髒病人，顯係我是故意這樣安排她……唉！教她伺候病孩子們許行，她自己還是一個孩子。聖若瑟！聖加米路！病人之主保！求你們指示我一個辦法。」院長正在爲難的當兒，外邊有人敲門。

「噢！修女來啦」院長一看新來的修女，就不發愀啦，用白手帕包的面目，不但很俊美，而且有令人非常欽佩他的德行的神色，院長一看，知道她容易得多默的心，她伺候病人，綽綽有餘，所以院長不發愀了。依搦斯給院長說了初次見面的話，院長向她說：「你揀選的這個本分可不輕啊！」

「我是甘心情願的，我感謝天主及總院長收留我，准許我入伺候病人的會。」依搦斯慷慨的說。

「咳！你不知道這裏有什麼難作等着你咧！你沒親自經過，不知道伺候這些病人多麼難！」

「再難辦的事情，只要甘心願意辦，沒有不能辦的，常言說的好：『世上只有享不了的福，沒有受不了的苦，』我若老實聽命，熱心念經，吾主耶穌一定的幫助我。」依搦斯臉上帶着很高興的樣子。院長說：「伺候病人的人看着病人受苦，本來跟着不好過。時候常啦，也沒有什麼了不得，倒容易忍耐住，教我們最難忍受的，就是不知恩的壞脾氣的病人，他們最好生氣，彼此的嫉妬，彼此的咒罵，有的病人還煩惡伺候他的人。可得小心他們！我們若聽見他們的咒罵，抱怨，嗤笑，並不許我們顯出心裏難過來。」

「我不惹他們生氣我要忍耐他們。」

「我們這裏有一個心硬的大罪人，你無論怎樣以仁慈待他，動不了他的心，他簡直的如同迷了的一樣，惱恨無病的人及善人，有時候他還下手打我

們！咳！伺候這種病人，可是得有最大的仁慈。」

「院長放心，我總不肯棄捨一個，我要爲他們另外念經。再說，別的修女都喜喜歡歡的擔負伺候病人的爲難的責任，我盼望天主也賞給我這種緊要的帮助。俟後若有爲難的事情，我的力量辦不到的時候，我依靠仁慈的院長，求院長的教訓。我的目的，願意犧牲一切，盼望在這院裏有很好的貢獻，最低的限度不作無用之人。院長無論安排我那裏，我就在那裏盡本分，我是絕對的服從，請院長試試吧。」依搦斯說了這些話，不知道院長心裏多麼喜歡。

「你先回去，晚飯後我要給你說，伺候那一種的病人。」

「好吧，我敬候院長的指示。」

「就是吧，我不遠送啦。」

「院長請回去吧。」

院長回到屋裏，站在苦像前，捧着手念經。過了一會她說：「對於救多默的事情，現在有了辦法，至仁慈的耶穌我謝謝你。我們這裏的病人，數着

九號屋裏的病人難伺候，難伺候的病人裏頭，數着多默難伺候。依搦斯雖年輕，我看她一準能勸多默回頭，多默的靈魂有了救星。我的天主，你看依搦斯爲你犧牲了世上的富貴，棄捨了世上的光榮，入了我們的會，伺候最窮苦的病人，一點名譽不圖。我教她管第九號屋，伺候都伺候不了的一個病人，爲多默。吾主耶穌，你教依搦斯效法你的仁慈！你當天主降到苦世界上，爲救我們鄙賤罪人。依搦斯當富家的姑娘，來到我們這裏，也是爲救別人的靈魂，所以求你賞給多默回頭的恩典。」院長這樣求了天主，拿定主意教依搦斯管第九號屋，伺候最難伺候的多默，無論依搦斯怎麼爲難？一直伺候到多默回頭。

院長教依搦斯管第九號屋的成意，晚上果然發表啦，從明天早晨起，依搦斯負管理九號屋的責任。過了三天，院長遇見依搦斯和撥納在院裏說話，院長問依搦斯說：「怎樣……？」

「我那天頭一次進第九號屋，教多默嚇的我的心弦跳了多半天！我一進屋，他瞪着兩個眼看我，不知道他爲的什麼原故？他看了一會，突然喊叫起

來。嘿！喊的簡直不像人腔，聽他喊叫的聲音，好像受了驚駭。我從前沒見過受羊癩瘋的，我一看見他嘴吐白沫，渾身顫抖，兩眼睜的很圓，嚇的我很不得了！」依搦斯紅着臉說，撥納向院長說：「依搦斯給他擦乾淨臉，他纔不怕她啦。」

「後來多默幾時覺着我看不見他啦，他準要偷看我，我想不到是一個什麼原故？我記得好像在那裏見過他似的？」

「你可以給依搦斯說，多默的歷史，使她多認識認識多默。」院長臨走吩咐撥納。

院長走了以後，依搦斯跟着撥納到了她屋裏，撥納給依搦斯說：「多默是一個沒有福氣的人！受了惡人很不不少的壓迫。例如：在王家飯館裏跑堂，好不容易的找了這麼一個飯碗，因為他老誠可靠，惡人生了嫉妬，使一種壞手段，打掉他的飯碗。」

「惡人使什麼手段，打了多默的飯碗呢？」

「有一天城裏的財主請客，定了王家飯館裏的菜，多默端着一碗參湯，

惡人特意碰他的胳膊，把湯潑到一位女客身上，聽說，這位女客是軍長的太太。」

「嘅！你說的不對，潑的不是請來的客，是……」依搦斯忽然想起來說的話太多啦，犯規矩，遂換了口吻說：「噢！噢！我知道……」

「那可是，你比我，能夠知道的清楚，席上的人，準是傳說這個事情了吧。」兩位修女談多默的事情，談到這裏，各人回各人的屋裏去了。

依搦斯澈底認識了多默，回到自己屋裏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「從今以後，我更得可憐多默，他若犯了罪，可是得做很不小的補贖！」

第二天，依搦斯打掃九號病室，病人裏頭有個傻孩子喊着說：「修女！哈哈……你也會講故事嗎？你給我們講講哈哈……」

「傻小子！你聽那幹麼？不可信那個！」多默說。

依搦斯假粧沒聽見，可是心裏很難過，看着多默的臉，就坐在傻孩子旁邊，說：「我記得幾個小說，你樂意聽嗎？你聽過苦命傳嗎？」

「苦命是什麼命啊？」傻孩子喜的合不上嘴的問。依搦斯說：「有一個

人，天主命他受苦，所以叫「苦命」；有時候得到一點幸福，不多時又被苦命打消了，換句話說，就是被惡人奪去他的幸福。」

『你說說吧。』傻孩子急切的要求。連多默也悶的慌，抬起頭來想聽。依搦斯指東說西的，述說多默的歷史：「這個苦命人，從十歲就喪了父母，他是「無隔宿之糧」的家庭孩子的子，自然受了很不少的苦。後來他跟着師傅學木工，可恨沒良心的師傅不傳給手藝，耽誤了他的寶貴的光陰，爲此找不着活做，飯碗問題，沒法解決；有時候找着飯碗，惡人就想法子給他打掉。末後他在鐵路上當工人，壞人奪去了他的信德，隨了共產黨，他不惟不信天主，而且惱恨天主，就得了一種治不好的病，到末了……」

『魔鬼拉他走啦！』多默插嘴說。依搦斯仍然假裝沒聽見，不生氣，接着又說：『到末了，苦命可是得了真福！因爲他回頭，忍受病苦，救了靈魂。』傻孩子喜的哈哈的說：『什麼福呢？』依搦斯說：『他到死的時候，魔鬼可是想着拉他走！就是天主不許；天主馬上派一位天神去救苦命的靈魂，天神立飛時到牠屋裏教牠發痛悔。天神就領牠往天堂裏去，在那裏可是

能享永遠的福樂。」

「哈哈……那怪好！」傻孩子笑着說。依擲斯又說：「苦命人升天堂的很不稀罕！我們當知道，在世上受苦受難的人，是天主另外所愛的人，天主很留心記載他們受的苦難，到天堂裏賞報他們。」說完，依擲斯就回自己屋裏去了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依擲斯走後，多默嚙嚙嚙的不知說些什麼？可是總沒像先前的說沒信德的話。

過了幾天，病人又求依擲斯給他們講故事聽，依擲斯從衣袋裏掏出一本書來說：「不幾天我們就過復活瞻禮，我這裏有一本書，名叫天堂永福，我講給你們聽聽，你們能夠曉得我前幾天說的苦命，在天堂裏享多大福樂。」多默也不說犯罪的話啦，跟着他們聽。依擲斯掀開天堂永福說：「天主救出來的苦命一死，牠遂當就去見牠的護守天神，天神領着牠升天堂去，牠的那種喜樂，是我們難以述說的。天神領着苦命離天堂越近，苦命見的光明越大，牠心裏越明白，越喜歡。牠們進了天堂，苦命知道這是牠永遠享福的地

方，牠大聲喊着說：『我是天堂裏的聖人，現在我永遠享復活瞻禮的喜樂，我享的福，世人眼沒見過，耳沒聽過，世人可想不到我享多大福，這是天主給我預備的。』聖人們都是跟我一樣在世受苦，一生隨着背十字架的耶穌，如今永遠唱得勝歌。』護守天神領着苦命往上去，看見一品一品的天神們，不知道有多麼喜歡？聽着天神們慶賀苦命說：『好朋友可來啦！你是基利斯督的忠僕，戰勝了魔鬼！苦命也見總領天神，也見報給瑪利亞喜信的嘉俾厄爾，及戰勝了路濟弗爾的彌厄爾，苦命見了他們，也是朋友相稱，他們都喜歡歡的慶賀苦命。』依搦斯念到這裏就不念啦，是爲的教病人默默想裏頭的滋味。

病人光想聽聽往後怎樣……？第二天依搦斯上九號屋裏去的時候，病人已經在屋裏等着咧。依搦斯掀開天堂永福念道：『苦命見了天神以後，又見天堂上的聖人們：那些無數的致命的聖人們發的光，是紅色的；無數的主教神父及平常百姓，他們發的光是金色的；無數守貞的修士修女帶那些像星辰多。嬰孩，他們發的光是雪白的；諸位聖人看見救了靈魂的苦命，都很

喜歡。苦命站在聖人當中，聽見天神作樂唱歌，聖人們跟着唱；說起來很稀罕！苦命也會跟着唱讚美天主的仁慈的歌。苦命往天堂裏走一步，牠覺着心裏的光明福樂就大一步。」

在復活瞻禮下午的時候，春風含着暖意，颳進病人屋裏去，院裏的杏花盛開，病人在春的懷抱中得到一種愉快。依搦斯給病人念天堂永福道「護守天神領苦命到天堂的皇后，耶穌的母親寶座前，聖母瑪利亞的光榮，天主賞給她的俊美，超過萬神萬人以上。苦命一見聖母的光榮俊美，真無筆可描牠心裏那種喜樂。苦命見了聖母瑪利亞，跪下說：「亞物瑪利亞，我從小這樣讚美我靈魂的母親，現在我還是這樣讚美你，我永遠感謝天主賞我聖母無窮盡的喜樂，主與爾偕焉，仁慈之母，救我之母，我感謝你，虧了你保佑我來到你跟前。」天上地下的母皇說：「我的可愛的孩子你來吧！該你享我兒子與你預備的福樂，你同我的兒子在世一樣受苦，應該同我們一起享福。」依搦斯念天堂永福，差不離有三刻的工夫，她說：「剩下的福樂，我們到明天再念吧。」

「把不得我們這些苦命人，也像修女說的那個苦命似的，都能升天堂享福。」有幾個病人齊聲這樣說。

「多默！你想升天堂享福去嗎？」依搦斯問。

「我覺着肋間怪疼呢！」多默皺着眉頭說。

「噢！許不礙事吧！我盼望你明天好了。」依搦斯說完這話，就自己屋裡去啦。

到明天依搦斯又給病人念天堂永福，說：「聖母瑪利亞領着苦命去見她兒子天主耶穌，我們可是想不到苦命見了耶穌多麼喜歡？苦命一望見耶穌發的天主的光明美好，牠大聲喊着說：『可見耶穌同聖父聖神是一性一體的天主！』苦命一見天主，就知道牠爲愛天主萬有之上，天主把牠一生的罪過已經都消滅了；牠因爲回頭忍耐受苦，一見天主，就進了無限量的光明福樂裡頭；所以苦命見了耶穌，給耶穌磕頭，感謝耶穌赦罪和救贖的恩典。耶穌向苦命說：『我的忠僕！你來吧！你來享受你的福樂。』苦命跑到耶穌跟前，耶穌抱着苦命，苦命喜的掉淚，耶穌親手擦下牠的眼淚，說：『我的永遠也

是你的。」就賞給苦命與功勞相對的一頂花冠，一件繡袍，列入牠聖人之數內。啊！你看！苦命如今多麼俊美好看！你聽！諸位天神聖人作樂唱歌，都喜歡添了一位聖人，增加了天主的光榮，天堂的福樂。當知道天堂裡增加一位聖人，天神聖人的福樂也跟着增加，苦命的福樂，也是他們的福樂，他們的光榮，也是苦命的光榮，在天堂裡諸聖相通功，這是一定之理。耶穌向苦命還說：「我同你，你同我，常在一起，我的平安永不離開你。你也打了勝仗，你在世忍耐受苦，立了功勞，如今應該享永遠的福樂，你在我這裡永不受苦，永不受氣，永不受病。」苦命在耶穌的懷抱中，抬起頭來，耶穌親苦命的臉，好像父母親他的十世單傳的孩子。耶穌親苦命的臉，遂命天神領苦命到牠自己的寶座上去。從這時候起，苦命在天堂裡成天過復活瞻禮，你們願意將來同牠在一起享福嗎？」

「我們都願意跟苦命忍耐受苦，好同牠永遠在天堂裡享福。」病人異口同音的答。

依搦斯到多默牀前看他的病，她一看多默的病的確不輕！喘氣很艱難！

依搦斯就馬上請醫生來，醫生說是肺火（有羊癲瘋的人，得了肺火很不容易治好）。多默的病，一天利害一天，他雖然不像先前似的那麼執謬，就是還不願意領聖事！有時候看着好像願意回頭，你一問他願意辦神工嗎？他不肯不語的把頭搖的彷彿得了搖頭瘋。後來多默病的有時候不省人事啦，依搦斯時時刻刻不分晝夜的坐在多默傍邊伺候他。

依搦斯以先臉上整天帶着喜色，如今因掛念多默的靈魂，整天帶着難過的樣子；她想天主若是不顯聖跡，多默的靈魂是一定救不了的。有一夜，依搦斯坐在多默傍邊，聽着他喘氣很細微，不斷的過好大會子不喘氣，依搦斯知道多默很危險！恐怕免不掉下地獄！！於是乎依搦斯低着頭，捧着手，從她愛天主的心裡送到天主台前最大量的一種祈求，（除非聖人會那樣祈求。）依搦斯祈求着說：『可愛的天主，至仁慈的大父，我求你收了我的靈魂，別收多默的靈魂，賞給他回頭的時間，教他多活幾年。耶穌我的靈魂的淨配，你是生死之主，爲你的五傷及苦死的原故，求你饒赦了多默，收了我的靈魂。聖母瑪利亞，我也求你同我一起求你的兒子，允我的祈求。』

過了十來天，醫生給衆人說：「多默的病回頭啦，死不了啦。」

「依搦斯修女上那去啦？」多默問的聲音很微。

「她問你好咧！她送給你這本天堂永福。」院長答。

「她爲什麼不親自交給我呢？她上那裡去啦！」

「依搦斯教我給你說：她謝謝你。」

「哎呀呀！她爲什麼謝我啊？」多默很驚訝。

「你是她的恩人，因爲你當時潑了她身上一碗湯，她得了天主最大的恩典。」

「噢！是她！是她！就是她！」

「她父母願意把她嫁給打你的那個富家的青年，依搦斯看着那個青年很野蠻，不問這那就下手打你，所以她拿定主意不與那個野蠻人結婚。後來依搦斯看這本小書——天堂永福，定心進我們的會。如今她把這本書，送給她的恩人作個紀念。你可不要輕看這本書啊！」院長給多默說了這些話，多默把這本書，按在心口上說：「那是一定的，依搦斯修女到底在那裏呢？」當

家神父應答他說：『等一會教你知道……，我有幾句話，先給你說說：多默呀！你抱怨天主，說天主離開你，逼迫你離開他。你受苦，受惡人的害，很不輕，可是你自己也有不是。如果你這幾天死了，你想你能升天堂嗎？幸虧天主爲救你的靈魂，打發一位修女來。這位修女，是富家的姑娘，她在家要什麼有什麼？好在她輕看富貴榮華，棄絕世俗，來到這裏伺候你。』多默瞪着眼看神父，看樣神父的話動了他的心。神父接續着又說：『多默！你以後得了肺火，要不是依搦斯爲你求天主，你如今一定死掉，下了地獄！你若至死不敗過回頭，她爲你也算白求啦！她犧牲了自己的生命，也算白犧牲啦！依搦斯怕你不回頭，帶着大罪到天主台前聽審判！下地獄！所以她求天主收她的靈魂，不收你的靈魂，甘心替你死了。』多默很驚駭的樣子說：『她真死了嗎？』神父說：『天主允了她的祈求，在復活瞻禮後，第八天，我們把她葬埋了。』

多默一聽說依搦斯真死啦，難受的他喊叫了一聲，犯了舊病。多默醒過來以後，立定志向回頭改過，預備了好幾天神工，熱心領了聖體。後來多默

常感謝天主，爲救他的靈魂賞他受羊癩瘋，常求天主生前微罰他，死後寬免他。聽天堂永福的道理，不光多默救了靈魂，九號屋裏的病人，都盼望升天堂享福，常常的回憶天堂永福的道理，他們常說：「依擲斯如今在天堂裡享福，我們忘不了她的教訓。」

孝敬教宗

天主降生後一八百年三月，教宗因受B國皇上的暴虐，在意國撒窩拿，於復活瞻禮前，教友們爲孝敬教宗獻給他一身新衣裳。

那皇上是一個律師的兒子，兵學校畢業，十六歲爲砲兵士官。後來因天下大亂，皇上很有才幹，用武力掃平寰宇，做了皇上。

那皇上極其驕傲，目視一空，覺着他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人物，不認可天下有與他平等的人，比他爵位高的，更不必說。他抱着蕭捲天下之志，包括宇宙之心，做了皇上未滿慾壑，還要得天下。及至得了天下，做了總皇，因爲他的國民，也是教宗的教民，尤其是教宗的信仰很大，所以他決意壓迫教宗服他管轄。

教宗是天主以仁道立的，皇上是自己以霸道立的，教宗管理教民的靈魂的事情，皇上管理國民的肉身的事情，彷彿我們人靈魂爲主，肉身爲僕，那麼按公理來說，教宗爲主，皇上爲僕，皇上應該聽教宗的管轄。像路濟弗爾

那麼驕傲的皇上，不承認這個公理，定要管轄教宗。既然要管轄教宗，當然也要管理聖教會，教宗斷斷乎不能把聖教會讓給一個世俗人管理，所以教宗竭力反對。因此皇上施行一種方法，強迫教宗隨從他的意思：先命教宗從羅馬府挪到B國去。教宗看破皇上的用意，知道他教教宗當他手下的主教，並且知道在京裏不能自由，教宗對於聖教會，有堅持到底，百折不撓的精神，寧受苦受死，也不肯拋棄聖教會的職權，不聽他的命令，不讓他一步。

皇上的兵力很雄厚，在那時候，除教宗外沒有敢抵抗他的，但教宗的兵力，比較皇上的兵力，不過千與十之比，（譬如：皇上有一千兵，教宗不過有十個兵，）教宗怎麼抵抗呢？教宗依靠天主，所以不怕。敢和他抵抗！

皇上看着教宗不聽他的命令，遂用一種蠻橫的手段，派兵霸佔教宗的土地，霸佔教宗的城市，兵士到處搶劫焚燒，最後教宗的地盤，只剩了羅馬府京城，也要霸佔；皇上的軍長，與皇上同樣的霸道，命他的兵在教宗眼前將普天下奉教人最尊重的一個京城——羅馬府，搶掠一空，連祭台上的無數金銀器皿，完全搶去，押起教宗的國務大臣及紅衣主教們來，趁走教宗的護兵，

教宗派的大小官員，完全更換，佔了教宗的要塞炮台，（使大炮能抄平羅馬府，）奪了教宗的產業，（教宗的產業，是千多年以前，皇上加祿爲幫助教宗管理聖教會，獻給他在意國當中的一片地。）皇上的軍長爲整理他的名譽，散佈傳單，說了一些謾謗聖教會及教宗的妄言。這時候皇上的威勢很大，誰若說一句親近教宗相反皇上的話，那可不得了！有生命的危險！就是臉上顯出難受的樣子來，也有危險。

教宗以國難當前，國務大臣一職，是須臾不可缺少的，所以命紅衣主教巴克匪充國務大臣，住教宗的宮殿，以資臂助。唉！簡直等於無効，皇上的兵把教宗的宮殿圍困起來了！教宗受這種種無理的壓迫，的確忍無可忍，就親筆給皇上寫信，教訓他不該放縱兵士，焚燒各城市，搶劫羅馬府，欺壓聖教會。皇上不但不聽教宗的教訓，而且說不講公理的話；皇上回信說：「從今以後，教宗的國，是皇上的國，教宗的地土，是皇上的地土。」皇上爲修整他的蠻橫名譽，掩飾他的惡劣行爲，與各國國王通信，宣佈他佔羅馬府的理由；皇上假借民意，沽名要譽的給各國國王通信說：「教宗的國，因爲政

治不入軌道，以致內亂。我爲民生計，要整理整理。再說：我佔教宗的國，也是教宗的教民的意思。一豈不知內亂完全是他自己鬧的，民意乃是妄言。皇上宣佈了這些沒羞恥，沒良心的妄言，天下民衆，都敢怒而不敢言。

事情到了這種地步，教宗不能不懲罰他，教宗在早預備好了的聖旨上簽名蓋章，開除一總欺壓聖教會的人，頭一個就是皇上，（當知道教宗開除一個教友，這個教友就不許進堂，不許領聖事，奉教人不同他來往；他若是國王，他的國民不用聽他的命令，簡直就算沒有這個教友，一直到他回頭做補贖。）

兵六月初十佔了羅馬府，六月十一無數人在大堂門前看教宗開除皇上的聖旨，百姓們都很贊成，很喜歡，就是不敢顯露出來。百姓心裏很怕皇上不肯罷休，要用更野蠻的手段壓迫教宗。開除皇上的聖旨的大意，就是聲明皇上一些罪惡，頂要緊的就是皇上搶佔千多年教宗們傳留的永不能讓與別人的產業。並聲明皇上的目的，是在消滅教宗的自由，奸消滅聖教會，爲此，把他開除，俟後除非教宗誰也不能寬免他。

皇上這時候剛得勝了某國，住在某國國王的宮殿裏，得到教宗把他棄絕的這種消息，氣的他如同瘋了一樣，皇上說：「教宗把我除出教外，我的兵掉不了兵器，沒有什麼關係，怎麼不着我。」皇上遂出命，強迫教宗取消開除他的聖旨，如若教宗不聽，即命羅馬府的軍官把教宗押起來。不用說教宗不聽皇上的這種命令。

在那一年七月初五夜裏，B國巡警官，帶着兵硬闖進教宗的宮殿，入教宗的寢室，喊醒教宗，最後的一次問教宗說：「你願意取消開除皇上的聖旨嗎？」教宗不應答他們，巡警官看着教宗不應允，即命巡警抓教宗，及教宗的國務大臣巴克匝，帶着他們上大街上等着的馬車，他們上了車，把車門一鎖，馬隊壓着，立時出了羅馬府。巡警官怕羅馬府的百姓放教宗，不分晝夜的不停車，把教宗送到乙城裏。

七月裏天氣很熱，年逾花甲的教宗，半個月不分晝夜的坐在車裏，受了很大的辛苦。教宗到了B國，那些護送教宗的人，立時派快差報告給皇上，皇上說：「誰教您辦這種事呢？」唉！皇上真不知道嗎？他假粧不知道！他

若是真不願意辦這種事情，那麼，就該立時送教宗回羅馬府。

皇上恐怕老百姓知道教宗被押在B國，要孝敬教宗，還怕有意外之虞，所以嚴守秘密，暗暗的把教宗送到意國北界去——撒窩拿碼頭一個小小的城裏去，使老百姓都不知道教宗在什麼地方。

教宗七月二十一日到了乙城裏，因為半個月坐快跑的車，儼的他很不得了，十來天才憩過來。到了八月初一，把教宗架到車上，送他到中海涯上的撒窩拿碼頭去。

皇上奪了教宗的地盤，奪了教宗的權柄，奪了教宗的自由，及一切所有的……就是奪不去天下教民孝敬教宗的心，無論何處的教友，祇要知道教宗在那條路上經過，或在什麼地方住一宿，教友們爲安慰教宗，望着教宗，不憚跋涉之勞，都從遠方到那條路上或住宿的地點等着去。護送教宗的人，不歡迎老百姓這種舉動，特意繞着彎越過大城市大莊村去。嘿！白答！各城市莊村差不多都沒人啦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都在教宗經過的路兩傍，或住宿的地點，撒很多的花，求教宗降福。有一天，教宗過宿的地方，家家戶

戶，懸燈結彩，歡迎教宗。從那地方往撒窩拿去的那條路上，有許多被水沖壞了的橋樑，一些百姓，不教教宗下車，架過去坐車的教宗，都很歡喜給靈魂的父母一個孝敬的憑據。教宗准撒窩拿，護送的人特意等到天黑，不教百姓知道。

那年八月十五，教宗到了撒窩拿。撒窩拿有從前主教住的現在已經壞了的一處樓房，院牆很高，皇上命教宗住在那個地方。教宗住在那個地方，只能在院裏逛逛，不許出去。離此處不遠有一座炮台，炮台上的大炮，正對着教宗住的房屋，放大炮就是皇上說理的法子，沒有正理說，就用大炮來說理，沒兵器的人，誰敢給大炮說理呢？教宗在撒窩拿住了二年，爲救援聖教會，甘心受坐文明監獄的苦。

撒窩拿的一個小房屋裏的老裁縫尼格老，在窗戶底下做活，聽見大堂裏噹：噹：噹：的鐘響，就馬上丟下工作，推開器具，跪在他妻子和他侄子伯多祿的中間一把椅子前，大聲念三鐘經。因爲教宗在撒窩拿被押，神父教教友們天天晚上想念耶穌山園祈禱出血汗，求天主安慰教宗，所以尼格老念完

三鐘經，提起耶穌說的話來：『我心裏憂苦的至於要死，你們在這裏等着，當醒着祈禱。』尼格老說罷這話，就念五段天主經。堂裏的鐘早不響啦，他們才起來。

尼格老從他窗戶裏往外看，能望見教宗住的房屋；教宗住的房屋，院牆雖高，能望見房屋上層的三個窗戶。尼格老從他的窗戶裏往外瞧瞧有沒有B國人，看了沒有，他說：『被押的教宗，同耶穌在山園一樣祈求天主，天主怎麼不打發天神安慰堅固他呢！』

『天主幾時願意救他，救他的日子幾時來到，我們吃晚飯吧！伯多祿！你坐在你大爺那邊，你年輕不用守大齋，不要怕，別做假，儘管吃吧！你來了已經三天啦，這裏又沒有外人，還認生嗎？』尼格老的妻子把飯放在棹子上，這樣說。尼格老接着說：『非把手藝學會才教你走咧！』

伯多祿跟他大爺學手藝，不是多甘心，爲此他說：

『人家問我當什麼？我得說當裁縫，我覺着怪害羞呢，和我差不離大的孩子們光笑話我。』

尼格老笑着說：『哈哈……儘他們笑話！我們幾輩子當裁縫，也沒見過有人笑話，世界上的手藝，沒有比裁縫再鮮亮的，體面人須穿體面衣裳，才能顯出他是體面人來，皇上若打扮的像個乞丐似的，誰怕他呢？誰知道他是皇上呢？設若沒有裁縫，皇上簡直沒法當！人們也沒法娶媳婦。況且一總的手藝，都沒有我們的手藝在先，天主當時趁原祖離開地堂，就給他們一身衣裳，因為衣裳是最要緊的，衣裳是最要緊的，裁縫不是世界上最要緊的人嗎？伯多祿！你想想……』

尼格老的妻子，聽她丈夫的這種高看自己的手藝的話，不止一次啦，所以並不十分留意聽，她留意到教宗的房屋上去了；她正看着，突然搗了尼格老一下，用手指着教宗住的房屋上層的那三個窗戶。尼格老扭過臉去一看，看見從那三個窗戶裏模模糊糊的過去穿白衣的一個人，尼格老說：『是他！是被押的教宗！天主可憐!!!天主可憐!!!』

『大爺！你見過教皇嗎？這麼大年紀，也掉淚嗎？』

『傻孩子！真糊塗！你以為把門的教人過去啊！那能夠呢？我若是看見

教宗一分鐘的工夫，就是教我死了我也願意。除非我們從這三個窗戶裏看見教宗過去，別的人見不了。給我一千塊錢，我也不賣我的這個窗戶。B國人若知道，一準命人堵我的窗戶。咳！那皇上這個趕一羣魔鬼的……」

「唉！別說！！」尼格老的妻子說：

他三人立時往外瞧瞧，有聽話的人沒有？這時候太陽漸漸收他的光線，大街的深處，及小衚衕裏，已經變成黑暗的景色，尼格老來了三個客，客進了尼格老的院門，把院門關上，就上尼格老屋裏去了，尼格老一見，即跪下求降福。這三個客，有兩位神父，一位會長，那一位年老的，是尼格老的本堂神父。他們彼此寒宣後，尼格老用手指着那三個窗戶說：「我剛才見他啦。」

「我特邀他二位到你這裏來，爲的從你這個窗戶裏遠望教宗。B國人不許我們拜見教宗，白求了好幾次，因爲他們的良心不平安，只怕人奸詐謀叛。」那一位年輕的神父說：「無論他們怎麼樣，總消滅不了教民信仰教宗和孝宗教宗的心，連皇上帶魔鬼都不行。」會長說：「自從教宗開除了皇

上，皇上沒有那麼大福氣啦，他未欺壓教宗以前，打一仗勝一仗，總沒敗過一回。如今某國公爵加露得勝了他！後來皇上在瓦爾加雖然得勝了某國，兵死的很多，他很後悔得勝了這一仗。唉！放心！瞧着吧！他不是打不倒的人，將來必定有打倒他的一日。」會長的話剛說完，街上有人喊着說：

「尼格老！尼格老在家嗎！」尼格老的侄子伯多祿，立時跑到大門裏邊，從門縫裏往外一看，看見一個B國兵，提着燈籠在門外邊站着。伯多祿馬上回到屋裏，給屋裏的人送信。

「可了不得啦！是來逮尼格老的！他沒犯什麼法喇！」尼格老的妻子嚇的幾乎說不出話來，渾身發抖。

「不用害怕我們聽聽他有什麼事？」神父安慰她說：

「尼格老開門！」B國兵等急了，使槍托搗的門彭彭的響。

「尼格老教那三個客到別的屋裏躲躲，他們躲到別的屋裏去了以後，尼格老大着胆子開開大門說：『老總！教我有什麼事啊？』」

「你是尼格老裁縫老師嗎？」

『是！工會裏有我的名子。』

『我不問你那個，你得立時跟我走。』

『老總！請你告訴我：我犯什麼罪啦呢！』至少准我辭別我的妻子，換換衣裳。』

『好吧！快一點！』

過了一會，尼格老在頭裏，兵提着燈籠，拿着槍在後邊跟着，就走啦。

尼格老走了一後，他的客揣想着他有生命的危險！都安慰他的妻子。當

知道，亂時候，兵士在夜間把老實人從被窩裏拉出來，領到監獄裏或法場上

去，是很不稀奇的事情，所以尼格老的妻子哭着說：『我若是能念經，也

好些，我心裏亂的簡直念不成句。』年老的神父說：『我們同你一齊念經

吧。』於是他們都跪下，念痛苦玫瑰經，念着經，老太太安穩啦，也不哭

啦。他們正念着經，從街上過來一個人，來的很快，過一會，尼格老的大門

彭彭的又響，尼格老的妻子說：『噫呀！又來逮我咧！天主可憐我吧！』

伯多祿聽見有人敲門，急忙跑到大門裏邊，從門縫裏往外瞧瞧。

『快開門！是我！』

伯多祿聽着他大爺的語音，遂向屋裏喊着說：『是我大爺！』屋裏的人可放下心去啦！都喜得了不得！

伯多祿開開大門，尼格老一進屋，屋裏的人不敢認他啦，他的滿皺紋的面孔上，帶着很大的笑痕，手裏捧着一個包袱，說：『噫呀！可讚美天主吧！這個大喜！這個大恩典！』喜的尼格老把包袱按在胸前，在屋裏亂跳舞起來。」

『嘿！你看看！神父們在這裏，是什麼樣子？你快說是怎麼一回事吧！』怪悶的慌。」尼格老的妻子，抓住尼格老的胳膊，教他述說他的經過。

尼格老說：『啊呀！這個大福氣！我一輩子沒得過這麼大福！這是我一生的榮耀。請衆位聽聽，我真是世界上最有福的人，那個兵沒送我下監獄裏去！領我上教宗院裏去啦！』

『教宗院裏！』尼格老的妻子很驚訝的問。

『是的！把門的官，問我姓什麼？叫什麼？多大年紀？在那裏住？大

半是怕我帶着兵器，把我渾身摸了一遍。那個兵就領我到教宗住的房屋門外邊：」

「你見教宗了嗎？」年老的神父問。

「我却沒見教宗，我見了伺候教宗的一位先生。來教我的那個兵走了以後，伺候教宗的先生，教我到他住的屋裡去。先生吩咐我用小聲說話，教宗就在隔壁屋裏住着。我問那位先生：「教宗住這樣的小屋啊！」先生說：「教宗只住樓上的這三間小屋，這間屋是我住的。這處房屋，却也有好一點的屋，教宗不願意住，他說：『被押的人不能住好屋。』」皇上月月發給教皇錢，教皇一概不收，只用發給他的食物，他說：『被押的人不能不吃飯。』」

「到底是教你幹什麼去啦呢？」衆人悶的不得了。

「尼格老不回答他們的問，把包袱放在棹子上，解出一件白色的衣服來，說：「這是教宗的衣裳。」

「哟！哟！啊哟！」衆人驚訝的說不出別樣的話來，尼格老的妻子，端着燈抖抖擻擻的照那件白衣裳。

「這件衣服應該我修理！就是我！」尼老格兩髒高聳起來，手曲一指的晃着，扭臉向伯多祿說：「你這個孩子，裁縫是有用的人，你看清了嗎？你還小看我們的手藝不？你這個傻東西覺悟了沒有？明白了嗎？」

「大爺！我明白了！我再不說小看我們的手藝的話啦。」

尼格老恭恭敬敬的拿出教宗的衣裳來，是細羊毛織的一身白色的長袍。尼格老把教宗的衣裳提起來，仔仔細細的看了一遍，說：「膝蓋間及胳膊彎間檻了，還少幾個釦子，可得好好的修理，唉！就是我能修理它。」

「教宗祇有這一身衣裳嗎？」衆人問。

尼格老述說伺候教宗的先生說的話：「教宗今天很不舒服，疲倦的很，是因爲念經念的！教宗常常在堂裏跪幾點鐘！又因爲守齋守的太過，今天晚上，我見他上他寢室裏去，從這個門口經過，非常的沒有精神。請來的醫生命教宗臥床休養三天，不許起來。教宗精神疲倦的最大原因，是從羅馬府來到此地，一月多的工夫坐在車上，受的辛苦太大了。我趁這個機會，教你修補教皇的衣裳。」

「哎呀！果真教宗祇有這一身衣裳！」年輕的神父很驚訝的說：

「爲教宗的衣服問題，我也問過伺候教宗的先生，先生含着眼淚說：

「B國的軍長及巡警官，沒給教皇裝束行李，帶幾件要緊用的衣裳的時間，夜裏三點鐘把教皇喊醒，命教皇快穿衣裳；教皇在倉卒中就穿這件衣裳，刻不容緩的就上車來啦。教皇雖然既巡警官說明，除了身上穿的以外別的沒有帶着衣裳，那個無義不孝的孩子，光哈哈的笑，仍然催促着教皇上車。教皇在路上問他的國務大臣帶來多少錢？國務大臣一看，帶來三毛錢，教皇帶來二毛，教皇說：「這就是我的江山剩下的……」因爲沒有衣裳換，直到如今一味的穿着這一身。」哎呀！修補這件衣裳可不容易！活不小！」

尼格老正細細的察看着教宗的衣裳，忽然抬起頭來，用手把自己的頭拍了一下，說：「嘿！我真是一個沒價值的裁縫！你看！竟然迷糊到這種地步！怎麼才看出來，這件衣裳沒法修補呢！教宗非換新衣裳不行啦！我獻上工夫，不能賺耶穌的代表的錢，若賺他的錢，可是犯呼號天主降罰的罪！」

『對啦！我們願意相幫你，你獻上你的手藝，足夠你的，我們大家拿錢買布。』年老的神父說完這話，拿起教宗的衣裳看了一會說：『這件長袍，的確不能穿啦！』尼格老！你給我解下教宗的領子來，當我一輩子寶貴的紀念，我拿五塊錢。』

『願意買這種紀念品的人，可有的是！我父親有的是錢，尼格老！你從教宗的衣服上，隨便剪下不拘多大一塊布來，教我父親用金錢擺滿那塊布，他是巴不得的，你只管剪下一塊來吧。』年輕的神父慷慨的說。

『不行！不行！你們這個剪一塊，那個剪一塊，不是把教宗的衣裳剪碎了嗎？我怎麼量教宗的新衣裳得多大呢？再說：這個事情，還得徵求教宗的意見，得了教宗的同意才行。』尼格老說完這話，就馬上量教宗的衣裳，腰啦，領啦，袖啦，量的非常清楚。尼格老量完教宗的衣裳，客都走了。

這一夜，尼格老簡直沒睡大些覺，起來點了好幾回燈，他點了燈，坐在教宗的衣裳前，默想默想就說：『教宗的這件舊衣裳不去，新的不能來，唉！我們人差不多也是這個樣子，肉身非死不能復活，教宗帶我們一總奉教』

人，若不爲天主教在世受苦，死後怎麼能光光榮榮的復活享永福呢？好比：吾主耶穌準復活了，我們的教宗現在彷彿活埋在墳墓裏，他將來一定會出來，一定要回羅馬府過一個體面復活瞻禮，等着瞧吧！噫呀！我感謝天主教我相幫安慰教宗：—

到了第二天，尼格老門口過來過去的很多人，淨些富貴家的先生太太們，都要到他們從來總沒到過的這個窮人住的地方，都要見他們從來輕看的老裁縫——尼格老，都要看爲聖教會甘心要致命的那位教宗的衣裳，同他們一起進了尼格老屋裏很不少的金幣，銀幣和鈔票，尼格老清清楚楚的入了賬，交給各人憑據，並且給他們說：『如若教宗許可，我們均分他的這件舊衣裳。』這樣三天的工夫，尼格老手裏不光有許多金幣，銀幣和鈔票，而且還有頂細頂好的布疋，能做出幾身長袍及紅緞子外袍來。尼格老把銀幣和鈔票，都換成金幣，裝在一個小布囊裏。

尼格老把舊衣裳好歹的修補了一下，就給教宗送去啦。尼格老交上衣裳給伺候教宗的先生說：『本城的教友們，願意教宗到復活瞻禮穿一身新衣

裳，獻了很多的材料，給教宗做新衣裳不好嗎？」

「很好！天主可降福這些善人！教皇最當緊用的就是新衣裳，我想這是天主提醒了你們。」

到了復活瞻禮前四天的那一天，尼格老很喜歡，很恭敬，很鄭重的給教宗送去一大包袱衣裳；看門的兵，已經認識他啦，無人擋他，也無人問他幹什麼？過一會，尼格老站在伺候教宗的先生跟前解開包袱教他看。先生看見那些衣裳，喜的他合不上嘴。包袱裏面有雪白的長袍，鮮紅的外袍，還有一頂帶金線繩子金線穗的紅色的帽子。尼格老帶着很喜歡的面孔，提起一小布袋金幣來說：「這也是撒窩拿的教友們獻給教宗的。」

「不要慌！等一會！」伺候教宗的先生，說了這麼一句，就往外去啦。過一會回來說：「請你拿着衣裳跟我來吧。」

尼格老就跟着去啦，先生開開別的一個小屋的門，他兩個進了屋，尼格老正瞧着那裏有掛衣裳的架子，教宗就過來啦，穿着尼格老所修補的那件破長袍，白髮的門上，戴着白緞子小帽。卒然看見教宗的裁縫——尼格老，又驚

訝，又喜歡，跪在那裏心絃跳的說不出話來。伺候教宗的先生用手指着尼格老捧着的衣裳，替尼格老稟報說：「這是撒高拿的教友們獻給聖父的衣裳。教友們爲奉獻過瞻禮的衣裳，斂了很不少的錢，可巧商店裏不要材料錢，這位裁縫老師也不要工錢，他們斂的錢，完全剩下，沒用掉一個。」伺候教宗的先生，指着尼格老手裏拿的一個小布囊又說：「這是斂的那錢。本城的忠心教友，憂喜交集！憂愀的是聖父在此被押，喜歡的是聖父住在此地，他們覺着很有福氣。這位裁縫，求聖父收下這些善人的禮物，他們很親切的盼望天主快領聖父回羅馬府，熱心求聖父降福他們。」

教宗看了看新衣裳，含着眼淚向尼格老說：「吾主的仁愛無窮！給他的僕人在患難中送來多麼甘飴的安慰！彷彿耶穌在山園祈禱的時候，從天神手裏得到的安慰！天主受享永遠的讚美。裁縫老師尼格老，我謝謝你，你真是孝敬我的，你替我也謝謝一總相幫繼伯多祿任的被押的窮苦教宗的教友，你給他們說，我降福城裏的一總教友們，我忘不了你們的好心，送給我的這些衣裳，我都留下，我總沒收過比這更甘飴的禮物，到復活瞻禮，我要穿上；

如果天主願意我回羅馬府，我進羅馬府及我的宮殿的那一天，我要穿上你們給我的衣裳，我無論活幾年，每個復活瞻禮，我也要穿上這個衣裳；你們哀矜我的這項錢，我也有用，照數收下，省得我再求別人。求天主賞給你們格外的復活瞻禮的恩典。」教宗說着求降福的話，把手放在尼格老頭上降福了，就遞給尼格老手，教他行親手禮。行了禮，教宗命尼格老起來，問他說：「你多大年紀啦？家裏幾口人啊？老家是那裏？還有什麼事沒有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尼格老把自己的年齡，籍貫，人口，給教宗說了以後，遂當又說：「我自己沒有什麼事不求什麼我這個窮老頭子，見了聖父，行了親手禮，我同老西默盎可能說我甘心要死了！可是，教胞們有一種心願，不知道行不行？」

「他們有什麼事？儘管說，不要緊。」

「閣撒窩拿的教友，都盼望聖父到復活瞻禮在我們堂裏跪彌撒，使我們得見聖父的尊顏，在那一天，倘若見了聖父，我們看着那一天，就是有福氣的一天，而且最希望，聖父在被押的時候穿的那件舊衣服，給我們留下作個

紀念・」

「你們若看着我穿的長袍有價值就行。」教宗笑着說了這話，就向伺候他的先生使手式，意思是明天給他們送去。教宗接着又說：「頭一條我雖然很願意，很歡迎，可惜！我不能自由！不能自主！你可以告訴衆位教友，這個事情若能辦到我準給你們的本堂神父去信。」

尼格老回到家裏，喜的他簡直如同迷了一樣！誰曉得他幾次給聽信人，學說教宗說的話，他的口舌也不嫌饒的慌，自從尼格老見了教宗以後，尼格老得到他總沒想到的教他很喜歡的一種福氣！找尼格老做衣服的人，使他應接不暇，他僱了兩個工人，整天還是忙個不了。你想！教宗用的裁縫，誰不高看！誰不想用呢！

到了復活瞻禮，各堂裏的鐘，老早裏噹……噹……噹……的響開啦，復活瞻禮喜樂的音浪在空中游盪着，撒窩拿碼頭上的大小船支，都拋了錨，各商店懸旗結彩，都往堂裏跪彌撒及看望教宗的尊顏去啦，四鄉裏的教友，來的也很不少，堂裏大人滿之患！堂外邊有好幾千人。

「教宗來啦！」聽着有人喊了這麼一聲，神父們卽出來迎接教宗，路兩邊的人都跪下求降福，教宗穿着撒窩拿的教友獻給他的新衣裳，太陽照的極其好看。教宗一到堂門間，堂裏按着風琴，歡迎教宗。教宗進了堂，坐在祭台前邊的寶座上，神父們在教宗跟前做大彌撒。教友們都望見繼伯多祿任的教宗的尊顏，都知道教宗在那裏，那裏有耶穌，那裏有耶穌的真教。都知道教宗掌管聖教會，不受任何人管轄。都知道教宗是天主的勇兵，爲聖教會爭自由，甘心捨生，受各種凌辱，不拋棄聖教會的職權。並且都知道這一日（見教宗的一日），是他們一輩子最可慶賀的一日。

彌撒將完，教宗站着舉起手來，懇懇切切的求天主的仁慈，大聲念降福經，撒窩拿的教友們，得到一位聖人的降福。

教宗被押在撒窩拿，仍然依靠天主，不聽皇上的命，皇上爲達到他的壓倒一切的目的，把教宗解到B國壇百風樓去。教宗雖是離死不遠的老年人，皇上待他比從前暴虐的更很。

皇上的勢力雖大，滅不了聖教會，燈燭之火，奪不了日月之光，當年冬

天皇在俄羅斯京城莫斯科高打仗，因天降大雪，打死及凍死的兵很多，皇上把隊伍留在莫斯科高雪地裏，自己跑回去了。

過二年之久，教宗穿着撒窩拿的教友們獻給他的衣裳，回了羅馬府，天下的國王和民衆，都慶賀聖教會又得了自由。

皇上在丙國又打了敗仗，各國聯軍在雷齊倍也得勝了他，聯合國的國王，把他解到一個小海島上。皇上從這小海島上，跑回B國去，招兵買馬，預備恢復他的勢力。後來又被各國聯軍打敗啦，聯合國的國王，這一次把他解到一個大海裏的小海島上，他在這海島上，過了七八年就死了，那教宗比他還多活二年。

現在撒窩拿的一些富貴家，還存着當時尼格老均分的教宗的舊衣裳上的那塊布。紀念雖不值錢，倒能表明教民孝敬的心，也使我們知道不但該孝敬生身的父母，還該孝敬靈魂的父母。

滿四規要緊

一五九七年，苦難瞻禮六下午的時候，瑞士國日乃維城裏聖伯多祿大堂裏打鐘，鐘噐……噐……的響着喊人進堂聽道理，因為賈爾文的朋友，有名的一個牧司伯匝，登台演講瞻禮的道理，所以百姓們擁擠擠的往堂裏去，好像受驚的羊，亂擠羊圈裏去的一般；堂裏的鐘聲，把滿城嘈雜的空氣，立時變成沉默的空氣，各商店的門像罷市似的都關上了。在這個當兒，鄉裏的人若是進城，一定猜思城裏發生了鼠疫！人都死掉了！不然，就是遭了匪劫，人都嚇跑啦！

聖伯多祿大堂裏，雖然人到的很多，倒極其靜肅，沒有一個敢東瞧西望的，更不敢說一句話。因為賈爾文執日乃維城裏的牛耳，他是一個很嚴厲的人，性情極驕傲，規矩很嚴緊，所以城裏的百姓都怕他。

當初路德路立誓反教，賈爾文跟着背了教，後來賈爾文說路德路的道理是假的，自己另立了一個教們，瑞士國隨他的教的有三分之二。日乃維城裏

的人，未背教的時候，好歡樂，好熱鬧，自從賈爾文當了教首，百姓們爲之一變，與前大不相同了！因爲賈爾文最小氣，好忿怒，沒有仁慈待人的心。

賈爾文跋扈的很，他不但問公事，而且還問各人的私事，無論教務家務事，他都管着，嚴查誰不進堂，誰犯主日，那是不用說的，就是消遣解悶的小玩藝，什麼吹笛啦，吹簫啦，他都禁止，連孩子們無罪的小遊戲，他也不喜見，人閒着無事，要唱歌，得唱使人發痛悔的聖歌，引人跳舞熱鬧的世俗歌不許唱。要看书，得看道理書，——四本問答——聖經，閒書不許看。賈爾文常說：『日乃維是新約的日路撒冷，得當個聖人城。』規矩雖然不見得爲錯，可惜他是一個假耶穌教，最不愛人，最不容人；奉天主教的人，不許住這個城裏，查出來誰奉天主教，一定受重罰；倘若一位神父，在這個城裏給天主教的人送聖事——終傳——臨終聖體，不問話，便定神父的死罪，砍下他的頭來。賈爾文的一種凶惡，以至於他走到那裏，劍子手跟到那裏，監獄裏總斷不了押着天主教的人。現今日乃維城的光景，跟前大不一樣啦，提起那時候的事情來，日乃維的人很害羞，不曉得當時賈爾文，怎麼能虐待教民，

不許奉教自由！

日乃維西門裏有一座客店，店門關的很嚴，從內院屋裏射出一道燈光來，燈傍坐着一位年輕的姑娘名叫亞納，燈光照在她的悲哀的面容上，眼裏湧出不少的眼淚來，這個姑娘，不過二十歲，因為她經了很不少的爲難的事情，所以看着相似二十多歲的人。

店主領了他的一切人等，上堂裏聽道理去啦，家裏只剩下他的臥病在牀的妻子和使女亞納。亞納是天主教的人，她看看此刻店裏沒人，捧着手像念經似的，小聲唱起聖歌來，歌曰：「至聖的十字架，因你吾主受苦，得勝了苦合死，你是可讚美的。」

亞納想起她的家來，今天聖堂裏神父行苦難瞻禮六的禮節，祭台上下，掛着黑布（黑色是天主教的喪色），去掉蠟燭花瓶等擺設，神父單穿着大白衣，伏在祭台前邊，表明耶穌在山園祈禱，神父爲世界萬人求天主可憐！教友們同神父一起想念耶穌的苦難，發痛悔，懇求罪之赦。神父起來念耶穌苦難行事，然後唱九求，求天主的仁慈，救贖奉教人和外教人，以及善人惡

人。於是神父把用黑布包的苦像，去了黑布，給教友們看，說：您看！十字架，救世者被釘在上頭，請衆朝拜。然後放在地下，磕三次頭，口親五傷，教友都隨着行這個禮節。衆人因耶穌的苦難，一種悲哀的情緒，都顯露在面孔上。這一天，堂裏沉默的很，不打鐘，不按風琴，任何人不敢打破這一天的沉默。堂裏行完了禮節，衆人低着頭回家，縱令沒有守齋的規矩，也不覺餓。

亞納思想了這些家中的事情，又想到太陽快落的時候，教友們又往堂裏聽神父悲哀的聲音唱葉肋米亞的怨言，並這位先知的勸言：「日路撒冷！日路撒冷！你可歸向天主！」

亞納思念老家的人今天預備復活瞻禮，她因為得不到這種恩典，所以難受的掉淚。亞納離開她家，來到這個誓反教城裏，靈魂受飢渴，已經有五年的工夫。亞納的母親，早與世界作永遠的離別了！亞納受貧窮的壓迫，來到日乃維；她起初跟着一個大富貴家當使女，假若沒人阻擋她守天主的規矩，倒是一個很好的事情，生活問題，滿能以解決，因為亞納身體強壯，不嫌活

重，這家的飯食及工錢，過分的好，可惜！不能自由守天主的規矩，尤其是將有背教的危險！亞納從小奉教，在奉教人當中長大的，她是自由守規矩一位熱心姑娘，不曉得爲什麼在日乃維不許明明的奉天主教？纔上工的時候，她暗暗的奉教，偷偷的往附近的堂裏跪彌撒領聖體去，她特意個個主日瞻禮守天主的規矩，很願意犯惡人定的規矩，不害怕，不後悔，心裏還怪喜歡。時候常啦，亞納慢慢的看出來這個事情不是可鬧玩的！有很大的冒險性！

亞納是一個有用可靠的使女，主人非常的高看她，愛見她。主人因爲怕亞納走，想一個常遠跟着他的法子，教亞納與他的工人（俗說老管）結婚，那個工人已託了媒人，徵求亞納的意見。但是有一條要緊的條件，亞納得先背教，隨從誓反教。不用說亞納不願意。主人先用好話引誘她，後來不許她出城望彌撒去，最後嚇唬她說：「若是官府裏知道你在這個城裏，這麼些時候暗行異端，你一準受重罰。」亞納怕這個事，決意離開這個地方；她本來要離開日乃維，因爲得了一種消息，說西門裏有一座客店，天主教的人，不斷的住在那裏。一個奉天主教的使女，還容易相幫他們，爲他們有點好處。

店主因為他妻子有病，沒人做飯，正要僱一個女工，亞納一問，就得了這店裏的飯碗。亞納在這店裏，有了一年的歷史，店主的妻子的病，不惟沒有好，而且還重了好多。亞納伺候病人，伺候客人，做飯，整天忙個不了，沒有滿四規的工夫。

滿四規的時期，已經來到眼前啦，亞納很發憊，今年怎麼能像先前似的盡這要緊的本分呢？掌櫃的雖然忠厚老實，倒不講人情，他妻子知道亞納奉天主教，他不知道，亞納想要放一天工，好辦神工去，誰伺候病人呢？這個事情不可求，恐怕辦不到，恐怕掌櫃的生氣。亞納因為不能滿四規，自己在客屋裏想念以先常守領聖體的規矩，今年看光景領不了吾主耶穌，所以她難受的掉淚，她知道在這個城裏，若要恆心保守信德，那麼，最要緊得求耶穌的帮助。亞納猜思不能領聖體，滿四規，怎麼辦呢？亞納想不起滿四規的辦法來，心裏沒有依靠，幾幾乎要失望！他說：「主人有病，病也難好，沒法滿四規，我念經幹什麼呢？」噯！天主不要我啦！噯！我為什麼來到這個城裏呢？我成了一個冷淡教友啦！走往下去的路很快！再晚幾年，恐怕我

也跟着這個城裏的人背教！到死的時候，成個天主棄絕的，失望的，該下地獄的人哩……咳呀！我的天主！你爲什麼離開我呢？」

復活瞻禮後第三天下午的時候，來了三個騎馬的客，客下了馬，就住在亞納的主人的店裏。過了有二刻的工夫，這三個客裏頭，有一個上街上去的，說晚上回來，等那位客回來的時候，已經黑天了，三位客就要吃晚飯。客要的菜不多，又不值錢。亞納給他們端飯，看見棹子上燈照的那個客的模樣，就驚訝的她瞪着眼睛看他們當中比較年紀大的那位先生。年紀大的那位先生，看樣很良善，黑鬍鬚，白面孔，頭髮已經禿了頂；穿着當時世俗人通興的衣服。他們談的平常沒關係的事，聽他們的口音，聽出來不是本地方的人。亞納知道客是鄉隣，帶着喜歡的樣子，不斷的瞧着那位年紀大的客。第二天早晨，亞納到客住的屋門間聽聽客起來了沒有？唉！早起來啦，有黑鬍的客跪在屋外間床前念經，那兩位客在屋裏間坐着小聲說話，聽聲音，他們又難過，又生氣。這位客說：「他在這個硬心的伯匠身上，不是白費心，白答工夫嗎！勸他夠四次啦！先怨沒有好機會，這一次勸他三點

鐘，也沒辦一點事！沒見過這麼硬心的人！」

「請想！伯匪若回了頭，有幾萬人也跟他回頭，他是一個很有名望的人！」那個客這樣說。

「是！不錯！主人昨天晚上沒說嗎，伯匪的心像石頭那麼硬，不回頭，固執於邪！」

「主人還是不失望的勸他，盼望他回頭。咳呀！天主可相幫我們的主人吧！在這個城裏，一共剩下五個奉天主教的人，還不知道他們在那裏住，事情到了這種光景，該求天主安慰我們。」

「先安慰主人的靈魂，他難受的彷彿山園祈禱的吾主耶穌！」他們兩個人說了這麼一會子話，白面孔黑鬍鬚的那位先生，還跪在牀前念經。唉！他自己也覺着在這個城裏傳教沒有多大希望。

聽着人輕輕的敲門，跪在牀前念經的那位先生，即起來開門，看見一位姑娘在外邊站着，他一看，就知道這位姑娘是有德行的。把亞納讓到屋裏問她說：「你來見我有什麼事啊？」

「求大人寬免，我是無知識不會說話的人，我求大人答應我的問。」

「不必太謙，只管問，我若能答應，沒有不答應的。」

「三年前，天主教的教師同誓反教的牧司，在這個城裏辯論道理，使誓反教的牧司無言可答。很多的人在那裏聽，我也在跟前。昨天看見大人，我覺着好像見過你似的，爲此，我來問當時與牧司辯論道理的是不是你？」

「你問這個事情，有什麼意思呢？設若是我，與你有什麼關係！」

「我爲的天主，爲的聖母，求你給我說明吧。」

「你既然這樣問，我答應你，你認準啦，就是我。」那人很溫和的樣子說。

亞納立時跪在腳前，說：「我感謝天主，感謝聖母，你是天主教的神父，你是衆人知道的那位善人，撒肋的方濟各，亞內其的主教。」（這位主教，死後列品聖人，爲此以下稱他聖人）。

亞納見的真是聖方濟各，聖方濟各見了亞納，心裏很喜歡，彷彿父親見了好久沒見的閨女。聖方濟各說：「噢！你是天主教的教友啊！聽口音你還

是我區裏的教友。」

是的，我是高亞納，家住在西山裏。我感謝天主打發主教好比作他的天神，安慰我不敢當的罪人，教我滿四規。求主教給我開工，我辦了神工，盡到本分，就滿了我的心意啦。」

「亞納！你爲什麼來到這個城裏？在這個城裏住了多少年啦呢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亞納把她的小史大概，給主教說了以後，就辦神工。亞納告完罪，主教命她暫且不要離開這個地方，並且囑咐她要盡心伺候她的有病的女主人。聖方濟各念了赦罪經，就說：「你快預備領聖體，連聖體我也給你送來啦。」

「啊呀！這裏沒有輔祭的，怎麼能領聖體呢！」亞納很驚訝，她想着神父非做彌撒教友不能領聖體。爲此，主教教訓她說：「你放心！我給你送聖體，你想！聖體既然是天主耶穌，少不了天神輔祭。我上這個城裏來，是爲的找五位教友，使他們滿四規，特意給他們送聖體來啦，你怎麼不能領聖體呢？」聖方濟各說了這話，從心口問一個布袋裏掏出盛聖體的一個硬盒來，

恭恭敬敬的給滿心歡喜的亞納送聖體。給亞納送了聖體，還給她一些好教訓，她一輩子沒忘掉。

因為亞納認識城裏的人，容易幫助主教找那五位教友，給主教說明他們的住處。主教冒着險把復活瞻禮的恩典送到他們屋裏去。還沒到天黑，聖方濟各騎着馬出城走了。

亞納心裏的一種喜樂，使她夜裏好些時候不能睡覺，跪着讚美感謝天主賞給她這個恩典。這個恩典來的也真奇妙！瞻禮前三天，亞納心裏沒一點安慰，覺着天主離開她啦，她彷彿一個人掉到河裏，眼看水浪要把她沖跑。如今——瞻禮後三天，天主打發一位神父，他又是個主教，親自給她開工，送聖體，所以亞納喜歡的覺着她是很有福氣的人，再三再四的給天主說：『我的天主，我時時相信依靠你，再不再失望，什麼也不能教我離開得罪你，萬人萬物可讚美天主於永世之世。』

聖方濟各勸牧司伯匝回頭，雖然白費了心，沒勸過來，而且還沒有盼望，這時候，他也感謝天主，於他正難過，邪教人在日乃維完全滅了正教的

當兒，安慰他，教他遇見那麼有信德有勇敢的亞納。

朋友！可以想想，天主給真心求滿四規的人，打發一位主教幫助他，天主多麼重看滿四規的規矩，我們可想而知了。



小路濟亞

某城裏的一個孤獨女孩子，聖名路濟亞，十三歲了。

在卸白衣主日頭裏那一夜，空氣靜默的很，殘缺的月亮和星星在天上發光，春風含着暖意在空中游盪着，而城裏的人，都平平安安的走入睡鄉。

在半夜裏，忽然聽見從一個屋裏發出三四歲的孩子的一種哭聲。這個孩子，不是因爲飢渴或有病的原故，是一個嬌養好哭的孩子，睡醒了，想教抱抱；他先哭兩聲，因爲沒人立時起來抱他，於是使滿嗓子，大聲哭起來了。

不多時候，聽見孩子的娘，帶着生氣的口吻，大聲喊着說：『路濟亞！路濟亞！你這個懶惰東西，聽不見孩子哭嗎！你聾了嗎！』

『起來啦，我這就去抱他。』路濟亞從西間裏這樣應答她咾姑的養母。過了一會，路濟亞抱着胡打亂踢哭叫的孩子，用柔聲安慰他說：『保祿！別哭啦，我來啦，這不是抱着你了嗎？別亂，教咱娘能睡覺。』她說着這話，用衣裳襟揣揣他。

因為怕黑，孩子喊着說：「點燈，看看。」

「好！我給你點燈，別哭啦。」路濟亞摸着洋火，劃了一根，將要點燈，孩子給她吹滅了，笑開啦。孩子又喊着說：「點燈！點燈！」路濟亞又劃洋火，孩子又給她吹滅了，孩子這樣發怪，連着準有五六次。

孩子的娘又生氣說：「你這個無用的孩子，想劃多少洋火呢？光聽着你劃洋火，就是點不上燈，洋火是拾來的嗎！」

路濟亞也不說怨保祿吹的，把孩子放到自己被窩裏，趕快點上燈。

咦！怪孩子撈不着吹滅洋火，又哭起來了，哭的比先更利害。蒙着頭，躺在床上，娘，並不看看，也不問原故，便使惡嗓子嚷着說：「可了不得啦！傻妮子把我的孩子掉到地下………保祿！別哭，到明天我一定把路濟亞打的渾身發青。」

孩子聽說這話，吃吃的笑。

「把孩子摔破了嗎？」姑問她姪女。

「姑！我弟弟沒掉到地下，我放他床上啦，爲的能點燈。」

「哼！你還敢說瞎話咧。」她姑說。

「我說的不是瞎話，我預備明天初次領聖體，還能說瞎話嗎？」路濟亞說這話，帶着悲哀的聲音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她姑在被窩裏唧唧噥噥的說了一些聽不清的氣話，然後使大聲說：「你可不要放下孩子，你得抱着他。」

路濟亞連聲答說：「是，是，是，我走來走去的抱着他，直到他睡着為止。」

不多時，那懶惰的娘，在床上打起呼嚕來了，但使她姪女黑天半夜在屋裏走來走去的抱着那個嬌養壞了的孩子。路濟亞使小聲安慰哄哄他。因為孩子太重，不多時候把十三歲的路濟亞壓的很不得了，而且發暈，走着不穩當啦；她怕睡覺，提着精神，爲求煉獄靈魂，念天主經，保護她不睡覺。

保祿在她懷裏安穩了，他雖然睏啦，就是不睡。

聽見堂裏打三點鐘，殘缺的月亮，從窗戶上往屋裏看，路濟亞站在那裏

思想着看天，她思想什麼呢？

『……：哎呀！到天堂裏多麼好啊！天主，聖母，聖人，都住在那裏，在那裏能見可愛的耶穌，能常同他在一齊……：』路濟亞這樣思想以後，使小聲給似睡不睡的弟弟說：『明天耶穌也來到我心裏。』

路濟亞心裏已經享到一種盼望領聖體的福樂，心裏很高興，她素常裏本來好唱歌，似睡不睡的弟弟說：『唱歌，唱歌。』

路濟亞就用小聲唱歌說：『耶穌我信你，耶穌我愛你，永遠接合不離。』

路濟亞熱心唱着聖歌，她弟弟就睡着啦。路濟亞很小心地把孩子放在她姑床上，蓋上被子。過了一會，她看着孩子睡穩當啦，吹滅燈，站在自己床前，思想一會，歎息着說：『可愛的天主，我姑喊我抱弟弟，說我捧孩子啦，我大約生了一點氣，咳！我犯了罪啦！』

怕有罪，她難受的掉淚，跪下求耶穌的寬免，並且許下以後常要忍耐。路濟亞求了耶穌的寬免，就躺在床上平平安安的睡啦。等她醒了，就是卸白

衣主日，就到了她初次領聖體的日子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在這城裏，有一個紳士，是大財主家，也是天主教的人。卸白衣主日上，一家老少預備進堂跪彌撒，都起的很早。因為天早，堂裏還沒打鐘，財主的太太給她丈夫商量在廚房裏添一個人；因為亞納——財主的老做飯的，老啦，辦不了。

財主的太太說：「亞納太老了，我想找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相幫她，初等學裏，甲班的學生，今天初次領聖體，一兩天就畢業，我要打聽打聽那一個女學生勤厲老實，教她在我們的廚房裏學做飯，那麼，亞納有了幫手，那個學生也能學一點本事，是她一輩子的好處。」

「請你隨便，你看着辦就是啦。」

財主這樣回答了他的太太，聽見堂裏的鐘噹……噹……噹……的響，因為是卸白衣主日，鐘響的比別的主日好聽，因衆人高興，顯着鐘有喜樂的聲音。財主領着他的孩子們，剛出了大門，就站在那裏了，因為看見

本堂神父穿着頂好的祭衣，還有一些輔祭的，有的抗着十字架，有的抗着紅旗，從堂裏上學房裏去，迎接初次領聖體的孩子們。街兩傍滿人，因為初次領聖體，不光是孩子們一輩子頂美好的日子，也是他們的父母，親戚，朋友，而且是衆人的大喜事。

因為迎接的孩子們，得從財主門口經過，所以財主站在門口，看那些有福的孩子。等神父從學房裏回來，街上的人，看見男教員領着男學生，男學生都穿着黑色的衣裳，胸前帶着一朵白花；女教員領着女學生，都穿着花衣裳，頭上戴着白花邊的花冠，個個左手拿着點灼的蠟燭，右手拿着全經本子。孩子們在路上走着，很端正，怕分心，不敢抬頭東瞧西望。學生們這一天沒有一個不老實的，也沒有一個不熱心的。最後邊女學生裏頭，有個黃面皮，身體瘦，衣服不新鮮的女學生，看光景數着她窮，看面孔數着她熱心，她心裏光想望領聖體的福樂。

財主看見這個女學生，給他太太說：「你不是想找相幫做飯的嗎？你看！那個黃面皮，身體比較高的女學生，多麼沉重端正！」

『她是路濟亞！』財主的姑娘說。

她娘問：『你認識她嗎？』

『認得！教習給我說，數着路濟亞勤學，好品行，可惜！是個沒娘的孩子，住她姑家，許多人都說她姑待她很不好。』

太太看見路濟亞，非常的可憐。

等神父過去，衆人都隨着進堂；財主的全家老少，都跪在祭台傍邊，自己造的跪凳上，都誠心望彌撒。

神父上了祭台，教員按着風琴，教友們唱聖歌。到了神父祭獻麵餅葡萄酒的時候，預備初次領聖體的孩子們，大聲發聖洗聖愿，許給耶穌棄絕魔鬼，帶一總的世俗光榮。

孩子們發愿，在無形中給堂裏跪彌撒的人們講了一篇好道理，提醒他們小的時候，也發過這種愿，想起當時許給天主的什麼？神父行了成聖體的禮節，孩子們大聲念信望愛三德頌，到了領聖體以前，發痛悔，就初次領吾主耶穌；幾時天主耶穌住在他們心裏，他們幾時朝拜，感謝，懇求吾主耶穌。

在這個當兒，按風琴的教員，做細聲好聽的樂，堂裏的人，覺着彷彿天神做的樂。那些初次領聖體的孩子們，却不知道別的，只知道心裏有天主耶穌。正是這個時候，忽然聽見在初次領聖體的孩子們跪的地方，有一個孩子撲倒在地上。

周圍的孩子們，以為她是死啦，都嚇的亂躲亂說。

在孩子們後邊跪的兩位女教員，把暈倒的孩子，抬到更衣所裏去。

這個孩子，就是路濟亞。

財主的太太，也跟到更衣所裏去了，她有見一位教員，扶着坐在椅子上的路濟亞，那一位教員，用涼水洗路濟亞的鬢角；太太觀看路濟亞，說：

「噫呀！這個孩子多麼瘦啊！在家不得飽飯吧！」

一位教員說：『太太你看的很準，這個苦孩子，在她姑家整天不得好氣，黑夜白天當大人支使，倒不給她飽飯吃，所以那麼瘦，那麼不強壯。』她姑預備教她到工廠裏去掙錢，她若不老早裏得癆病死了，我一輩子不教學。』

『她是我的頭一個好學生，很靈巧，很忠厚，很老實，設若有好養育及好教育，真是前途不可限量，真是值當的人提拔的一個孩子。』教員答。

「我家去吧，我有兩句話給你說，你可別害怕！」

濟亞！你看這裏好不好啊？你願意跟着我學做飯嗎？」

許，我該上工廠裏去！」

路濟亞的話剛說完，太太進廚房問路濟亞說：『你吃飽了嗎？』

『我吃飽啦，謝謝太太的善心。』

太太又問：『路濟亞！你願意在我廚房裏學做飯嗎？我要給你姑說好，她不能不許我，你當緊勤厲老實就行。』

路濟亞看着在財主家學做飯，有了盼望，臉上帶着喜色說：『若真能在這裏，我一輩子忘不了太太的恩典，不拘命我做什麼，我要立時聽命，我常常爲你們念經。』

太太也是非常的喜歡，說：『好啦，從今天起，你是亞納的幫助，你明天準能來了。』

路濟亞喜喜歡歡的回家給她姑說明這個事情；太太教路濟亞給她姑捎去了一封信，信裏說：『路濟亞在我這裏瘦不了，準不至於因爲挨餓在堂裏發暈。』

路濟亞回家去了以後，太太給她的老做飯的說：『亞納！你最要緊就是幫忙的，路濟亞不是差一點沒餓死的孩子嗎？你當緊勸她多吃飯，有飽飯，

得好氣，那麼自然就會胖的。」

亞納笑着說：『請主人放下心吧！六個月以後，恐怕主人不敢認她呢。』

路濟亞到了家，給她姑說明這個事情，不喜見姪女的姑，先假粧不願意棄捨她，到了第二天，就打發路濟亞上財主家去了。

路濟亞在財主家幫助亞納做飯，過了八天，太太問亞納：『路濟亞果真怪好嗎？』

亞納給太太說：『我沒見過這麼伶俐，這麼老實聽命的孩子。』

過了三個月，太太又到廚房裏看看去了，她一看路濟亞，果真不敢認她啦，路濟亞又白又胖，滿精神；亞納以小聲給太太說：『她還是和從前一樣那麼好。』太太十分喜歡。過了四年，路濟亞學成了，亞納給主人說離不了她的話，所以路濟亞沒走，她現在還在那裏，因為老亞納一死，路濟亞接了她的本分。

不用說因為路濟亞辦事很妥當，真得了主人的心，主人的一家老少，都

高看她，厚待她。路濟亞小的時候，總沒有想到後來能夠當個享福的人。她享福是因為她知足，自己的花費很少，剩了很不少的錢，她的錢是怎麼用的呢？有個有才有德行的青年，願意修道陞神父，就是沒有父母供給他。路濟亞念自己爲孤獨，並且抱獨身主意，爲此，收他爲義子，供給他修道。後來這個青年陞了神父，做頭一台彌撒，擺下喜筵，路濟亞坐在神父左邊，得了當母親的光榮。

路濟亞因爲初次領聖體領的那麼善，故此天主命人可憐她，安排她一個好地方。

小孩子們！把不得你們都效法小路濟亞：勤學，聽命，做活，熱心念經，將來天主也要安排你們一個有福無苦的地方。

奉教人不可與外教人結婚

是卸白衣主日。老天主堂鐘塔上的鐘響，堂門前的路兩邊，有許人站在那裏，等着看從學房裏過來的今天初次領聖體的男女學生。是春天，太陽發的暖和的光明，照着列成隊往堂裏去的學生。一些輔祭的孩童，都穿着紅衣，抗着十字架，抱着蠟燭在頭裏走，他們後邊是男學生，男學生後邊是女學生，都穿着過瞻禮的新衣裳，手抱着蠟燭及全經本子，都滿臉帶着喜色，這些天真爛漫的孩子，的確可愛，天主最愛他們。你若想看天神，那麼，你就可以看看這些熱心領聖體的孩子們，他們一心無二的想念耶穌，爲此，不看路兩旁的人，他們雖然知道衆人裏頭有他們的父母看他，他也不抬頭。神父及教員們領他們進了聖堂。

聖體聖事！最明白理學的博士，也想不到這個聖事的高大和尊貴。領聖體雖是我們人最大的體面，最大的恩典，可惜！許多人長大了領聖體，倒不如這些無知識的孩子們熱心。生活的繁瑣，世俗的掛念，帶自己糊糊塗塗犯

的罪過，把他們的信德「鴆死」了，他們不惟不盼望領聖體，而且怯懼領聖體，這些人同世俗人來往，有很不少的話，領了聖體，倒不知道給天主說什麼？你若問他領聖體領的是誰？他不敢慷慨的答應說：領的是在麵餅形內隱藏着的天主耶穌。請想：聖體是天主教的最奧妙的神事，是救世者的身體。

在通大街的一個衙衛口裏，站着一位婦人看進堂初次領聖體的孩子們，她自己的三個孩子，也跟着看。這位婦人，通紅的面孔，瞪着眼，合着嘴，一句話不說，看光景，她心裏的一種悲哀，使她難受生氣。領聖體的孩子們還沒完全進了堂門，那位婦人難受的扭過臉去不看了，一會她又往堂裏看，一會她扭臉又不看了，好像堂裏有吸引她和推離她的兩種力量似的。她的約有十二歲的大兒問：「媽！為什麼我不領聖體呢！」

『你不奉教！』孩子的母親帶着氣說了這麼一句，就回家去了，到了家，她丈夫問她：『你今天不是上你堂裏去嗎？』

『不去。』她很簡單的答。

她丈夫很驚訝的看她的臉說：『你知道我一點也不擋你。』

『就是不去，你管我的事做什麼！』

『因為我不教孩子們奉教，你也生氣不奉教了嗎？』

『我的孩子們不奉教，不能救靈魂！死後一準下地獄！我怎麼能升天堂呢？你也教我跟着下地獄吧！』她很難過的這樣說。

『你信天主教的道理，我還是說不擋你守天主教的規矩，就是我們的孩子……我當家。』

『你當家不履行我們結婚時立的文約，你不是許了神父，准後代隨我奉教領洗嗎？爲這個事情，我求過你數次了，你總不許孩子們領洗，你終於是個食言的小人。』

她丈夫說：『我不當家，我的父母哥哥弟弟都不奉教，他們不願意，我有什麼法子呢？』

『你不當家！那麼，就不該同天主教的人結婚，更不該立約許我的孩子奉教，這樣你不是誑騙我了嗎？』婦人同她丈夫辯了這些理，她娘家的妹妹走進她的院裏，特來看她。

這個同外教人結婚的婦人，姐妹三個，大姐聖名叫羅撒，二姐聖名叫利亞，三姐聖名叫瑪爾達，她們的父親馬公，雖是奉天主教，可惜！沒有真正的信德，給大姐二姐尋了外教的婆婆家，惟三姐尋的婆婆家是好奉教的，給大姐二姐說媒的時候，媒人說女婿准許後代奉教，並且立下文約，在事人等都簽了字，得了神父的許可，神父的寬免，事情辦的雖是很有手續，唉！還沒有免了上當！大姐二姐尋的婆婆家，是在一個莊上，這個莊上有很多天主教的老奉教的，三姐的婆婆家，離她兩個姐姐，還不滿十里路。

今天！卸白衣主日，瑪爾達早晨起的身來看她姐姐們，預備跪了彌撒，下午回家。及至到了她大姐家，一看大姐帶着生氣的面孔，知道是因為孩子不能奉教的原故，所以她勸她大姐跟她到堂裏望彌撒去，羅撒不願意去，說：『我的孩子不能升天堂，我怎麼能夠救靈魂呢？既然不能救靈魂，我念經有什麼好處？』瑪爾達無論怎麼勸她不要失望，她總是不聽，瑪爾達說：『你不念經，我給你念經，我求天主可憐你，幫助你，你來到這個外教人家，不怨你，你沒一點不是，爲這個原故，給你念經，我想天主不能不

允我的祈求。」瑪爾達說完這話，就往堂裏去了。瑪爾達從堂裏回來，天就到了半晌，給她姐姐的婆婆說了幾句話，就往廚房裏幫她姐姐做飯去啦，做着飯，她姐姐問她說：「咱家的新堂修好了嗎？」瑪爾達說：「已經聖罷了，聖枝主日後瞻禮二上，總鐸神父同請來的四五位神父先用小禮節聖的堂，等主教來送堅振的時候，再請主教用大禮節聖堂；因為神父聖堂，這一天沒有一個人做活的，都當瞻禮過，都穿着過瞻禮的衣裳往堂裏去，堂裏的牆上掛着旗，掛着串花，可惜！春天園裏沒有花，連祭台上的花，都是紙紮的。本莊隣居家的神父，雖然離着二百多里路，也回家來了，他講的道理很好，他說：『老堂雖然去掉，修了新堂，大家不可忘了老堂，爲什麼呢？因爲我們的祖先及父母，都在老堂裏恭敬過天主，救過靈魂，他們念經，比較我們更熱心，他們的信德，比較我們更堅固，因爲他們奉教受過不少的艱難。』」神父講完前輩人怎麼熱心在堂裏念經，又提醒我們回憶當小孩子的時候怎麼老實進老堂跪彌撒，怎麼初次辦神工，初次領聖體；還教我們回憶主教當時在老堂裏放給我們堅振。神父給我們的父母定婚配禮，也是在

老堂裏定的，代父代母把我們抱到老堂裏，求神父給我們放洗，已經死過的前輩人，都是從老堂裏抬到林上去的，所以不能忘了老堂。神父說完我述說的這些意思，又勸我們效法祖先用信德和孝愛聖聖我們的新堂，神父說：『老堂裏的石頭，是聖石頭，是祖先祈禱聖的，爲此，修新堂都用上啦。』

我們的新堂，是神父今天聖的，我們至少不能在堂裏犯罪褻瀆這個堂，我們應該效法祖先，熱心念經，聖聖這個堂，我盼望父老兄弟姊妹們當中，沒有一個背教的，也沒有一個敗壞聖教會的名譽的。不然，怕到世界窮盡的那一天，我們的祖先要害羞不認我們！！我想大家斷斷乎不至於那個樣子，都願意升天堂。既然我們都願意升天堂，大家跟着我要大聲發愿：「神父自己說一句，衆人隨着重說神父說的那一句，神父發愿說：

『我們至死奉天主教！』

『……………！』

『我們要遵敬聖教會！』

『……………！』

『要勤領聖體！』

『……………！』

『要全守十誡聖教四規！』

『……………！』

『我們要妥當教訓兒女！』

『……………！』我們男女老少，都是這樣跟着神父發了愿，

都是這樣許給了天主。神父自己又說：『大家若不反愿，一百年以後，這莊的人，還是全信我們的祖先三百年以前所信的天主的道理。』到末了神父求天主說：『天主我等父！我們都是你的兒女，求你不要許我們陷於誘惑，你既賞我們在世團聚在一齊，求你賞我們死後在天堂裏也在一齊，不少一個。亞們。』

羅撒聽她妹妹說了這些話，聽出來她妹妹是很喜樂的。然而她在外教人家中，得不到這種喜樂，所以她心裏很難過，給她妹妹說：『瑪爾達！你是有福的！閤家奉教，閤家一心，多麼好呢！我同你二姐則不然，因為奉教

與別人說不一樣的話。不但我這裏的父母，兄弟，妯娌們不給我一心，連我的丈夫也不給我一心。噫呀！天主可憐！教我一輩子受這樣的難！最使我難過的就是我的三個苦孩子，我却教訓他們知道上有天主，三位一體，第二位降生，名叫耶穌；我也把耶穌及聖母的行實講給他們聽，孩子們誠心受教，可惜！不能按着道理去行，不許他們進堂，今天大孩子還問我說：「爲什麼我不領聖體呢？」唉！教給他們經言，也是白廢！」

「別說白廢！」瑪爾達說：「你多求天主就好啦，不必失望，我同咱娘要相帮你念經。爲這個事情，咱娘常常暗自掉淚，她常說羅撒不該怕她丈夫，應該隨着良心怕天主。我的姐姐，我盼天主允我們的祈求，帮助你同你的孩子們救靈魂……我回去，過兩個主日再見……別送。」

「你慌的什麼？過午再走吧！」

「不！我不麻煩這些外教人。」

瑪爾達從廚房裏出來，她姐夫看見她，一句話沒說，他心裏想着：「你走了也好」。瑪爾達走了以後，她姐夫問羅撒說：「你妹妹給你說的什

麼？」

『你問那做什麼！她說的都是俺娘家的話，與你有什麼關係！過午我得看我妹妹去。』羅撒生看氣這樣說。

羅撒做着飯，回想到她當時領洗的時候，代母替她發愿，一生要恭敬天主；到初次領聖體的時候，她自己發了愿，同着神父，同着衆位教友們，大聲三次許過棄絕魔鬼，相信天主，如今……？反了愿，雖然沒恭敬魔鬼，倒也沒恭敬天主，這個樣子可是教魔鬼喜歡，天主生氣！咳呀！當時當好教友，心裏愉快，良心平安，靈魂乾淨，咳！早死了多麼好！

羅撒的確是個苦人！吃的穿的雖然都有，心裏倒挨餓受冷。一些外教人勸她隨從他們行異端。羅撒雖然冷淡，不進堂不念經，好在沒有背教，燒香，燒紙，等等無益有罪的事，她沒辦；她的最大的罪，不是不念經，不滿四規，她不該讓她丈夫背約，阻擋孩子們奉教，這個缺本分的罪，比較別的缺本分的罪大的多。有頭一個孩子，羅撒該使她丈夫履行文約，教孩子們領洗，那時候她丈夫知道背約是不行的，孩子領洗，他一定不阻擋。俗語說：

『事緩則變』，就因為羅撒以先對於這個事情，沒十分認真，所以後來就不容易保護奉教人的立點，不容易抵禦外教人，更不容易救孩子們的靈魂，以致孩子們都沒領洗。這的確怨羅撒，她為什麼怕人過於怕天主呢？

羅撒吃完飯，把廚房裏收拾乾淨，就上她二妹妹家去了；她一進門，便遇見帶着悲哀面孔往外走的妹夫；到了院裏，看見她妹妹的孩子們掉淚；到了她妹妹屋裏，看見她妹妹的婆婆同別的太太們圍着在床上躺着的妹妹，從傍邊一看，便看見她妹妹的鉛色驚人的臉，瞪着眼看屋頂。妹妹的婆婆給她說：『吃飯的時候，好好的沒有一點病，刷完鍋，拿着她的針線活，坐在蒲團上，忽然倒在地下，頭抵着地，好在還沒摔破，我一看她嘴上有痰，臉變成一種土色，嚇的我很不得了，我趕快把大孩子教來，把她抬到床上，至今差不多有二刻的工夫不懂人事。噫呀！我的苦孩子呀！』

『妹妹！你怎麼樣……？』

羅撒問了她妹這麼一聲，奇怪！右利亞好像盼望她來，等着她似的立時扭過臉來看她。右利亞一會眼裏湧出淚來，一會張着嘴似乎要說什麼，看出

來是問她的兩個孩子在什麼地方。過了一會，右利亞難息不止，難受的在床
上輾轉不安。羅撒坐在她身傍，用話來安慰她，因為怕她有危險，給她說：
『妹妹！我請神父來終傳好嗎？』右利亞瞪着眼，好像生氣似的說：『不！
我得下地獄！』右利亞說了這句失望的話，又發昏不省人事了！過一會，
她捧着手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『你們教孩子們到我跟前來，天國是他們的。』
一會她大聲喊着說：『咳呀！我的孩子不跟着耶穌，你們都知道，我把他們
賣了！！』

她丈夫請大夫回來，大夫品了脈，開了藥方，就回去啦。大夫走了以
後，她丈夫回到屋裏，聽見了右利亞說的話，搖着頭說：『嘿！你看！她就
是掛念她的孩子。』他說了這話，就給右利亞說：『你放心吧！孩子們餓不
着。』右利亞的婆婆，對於奉教的事，多明白一點，給她兒說：『她不是掛
念我的孫子挨餓，她難受是因為孩子們沒領洗吧？』

右利亞的丈夫，和羅撒的丈夫好像在一間學校裏畢業的業，受的一樣的教
育，是同樣的心理，同樣的阻擋孩子們奉教，右利亞雖然屢次的求他，他總

不聽，總不許孩子們領洗；因為丈夫背約，右利亞整天吃不下飯去，漸漸的消失了身體的健壯。可惜！她也冷淡起來了。因為羅撒同她妹妹處的是一樣的環境，知道她妹妹的靈魂很不妥當，並且晌午聽她三妹妹述說的聖新堂的道理，她現在看清她妹妹有下地獄的危險，心裏很害怕，拿定主意，無論如何，要救她妹妹的靈魂，所以她給屋裏的人說：『你們暫且到外邊去，等我妹妹明白過來，我好勸她請終傳。』羅撒說了這句話，好像有權柄似的，外教人果然都出去啦，羅撒關上門，她在她妹妹牀前，很熱心的懇求天主說：『我的天主，求你不要想念我的罪，我懇求你不教我妹妹帶着大罪死，你教她願意神父來終傳她。』羅撒說完這話，就恭恭敬敬的念起天主經來了。

羅撒念了三四段經，病人就明白過來啦，瞪着眼，掉着淚看她姐姐，一會她大聲哭着說：『咳！羅撒！我的姐姐！我不能活啦！你相帮我吧！咳！不行啦！怎麼好呢！』

奇怪！右利亞的心，現在軟弱的相小孩子似的那麼順當，是死亡辦的，是羅撒求下來的天主的聖寵辦的呢？羅撒說：『妹妹！你的病很沉重，天主

是全能的，他教好了好些病人，盼望天主也教你好了，可是我們得盡到自己的本分，把靈魂的事辦妥當。」

『哦！是的。』右利亞說。

羅撒又說：『我請神父來好不好？不碍事，沒有害處。』

『你自己不進堂，不念經，你怎麼說這呢？我們多麼冷淡了！』右利亞很驚疑的問。

羅撒說：『我們雖然冷淡，好在還沒背教，老實說，如果我是你病的這樣子，我一準請神父。』

『你說的很容易，你沒有病，我……，該死了！』右利亞這樣說。

『右利亞！從今以後我要進堂，我要辦個妥當神工，無論如何，我一定這樣辦。』

『好是好，我若願意請神父，神父來嗎？』

『爲什麼不來呢？神父不許棄絕我們，你當緊什麼都給他說明。』

『連孩子們不領洗的事，也給他說明嗎？』

「那是自然，最要緊的就是這個，其餘的罪，沒有這個重。」

右利亞大聲哭起來說：「噯呀！我把孩子讓給了魔鬼，這不是背教了嗎！我怎麼能救靈魂呢？」因為右利亞大聲哭，她丈夫以為她是病重難受的原故，推開門到屋來看看，羅撒站起來給他說：「你看！右利亞願意得善終，平平安安的離開世界，當知道靈魂是不死不滅的，牠一離開肉身，就到天主台前聽審判，天主一準要問牠你的孩子也恭敬我嗎？……領洗了嗎？念經嗎？……右利亞怎麼回答呢？那怨誰呢？天主若罰她下地獄，那是怨你！你是她的丈夫，你若願意她死了到一個享福的地方，那麼，你就得相幫她才行，我妹妹永遠忘不了你，你也知道該怎麼相幫她。」

羅撒的信德，真復活起來了，她說的這些話，使她妹夫動了心，說：

「我很願意她得善終，平平安安的離開世界。我究竟怎麼相幫她，請你告訴我吧。」

「你得准許孩子們奉天主教。」羅撒這樣說。

「哼！你的孩子怎麼不奉教呢？」羅撒的妹夫紅着臉問。

羅撒說：「就因為我的孩子們也不奉教，我才知道我妹妹心裏多麼不安。你坐下，我給你說說這個事情：你看！我們奉教人，今天過卸白衣主日，這個主日，是我姊妹兩個頭一次領聖體的紀念日，也是我們一生頭一個有福的一日，我們的孩子們若不能享領聖體的福，他們死後也不能享天堂的福，所以右利亞不能平安離開孩子們。」

羅撒又給她姐夫說：『今天早晨，見別的教友們的孩子們領聖體去，我的孩子不能領，你不知道我心裏多麼難受，我難受已經十二年了。因為孩子們不領洗，我自己也不能得聖教會的恩典；若辦神工，神父不給赦罪，神父說：「你不救孩子們的靈魂，不能救自己。」因為不能辦神工，於是我不能進堂，不念經，連主日的彌撒也不望，罪上加罪，失落心安，因為整天發愁，漸漸的不喜歡孩子，煩惡我的丈夫。」』羅撒說這些話，她姐夫沒話說啦，右利亞不斷的點着頭說：『是的，是的，真是這樣。』』到末了羅撒給她姐夫說：『你如今知道我們奉教人拿着孩子們的靈魂多麼貴重，你如今知道右利亞求你怎麼相幫她心裏得平安，你當知道非先願意妥當辦孩子們靈魂的』

事情，神父不能給他終傳。」

『喲！我得叫孩子們奉教啊！』她妹夫這樣說。

羅撒說：『孩子們棄邪歸正不好啊？爲他們有好處！奉了教，他們不光學恭敬天主，也學孝敬父母，彼此相愛，不敢犯罪，死後升天堂。誰能阻擋你教孩子們上好路走呢？』

『你教我請神父嗎？』右利亞的丈夫問右利亞。

右利亞說：『請去吧，可是你得相幫我辦妥當神工，你願意嗎？你在別的事情上，總沒難爲過我，待我很好，如今你相幫我得善終吧。』

右利亞的丈夫馬上去請神父，神父來了，右利亞同她丈夫，一起先給神父說明：從今以後，他們的孩子上神父的學，預備領洗；右利亞還說：『孩子們領洗的時候，我姐姐得當代母，我若死了，她能教訓管理我的孩子。』右利亞辦完神工，得了罪之赦，就領了臨終聖體，得了終傳，滿了四規的本分；右利亞的靈魂一妥當，得了滿心的平安，天主在天堂裏喜歡的命死亡越過她的門去，她過了幾個月就好了。

羅撒勸她妹妹回頭，自己也回了頭。可是很不容易，全家生氣，不願意教她的孩子們奉教，到底羅撒不害怕，不怕他們生氣說難聽的話，她不光自己守規矩，也教訓孩子們跟她守規矩。全家人等看出來羅撒的主意是寧折不彎的，他們就死了心，不阻擋他啦。過了一年，羅撒的大兒也跟着別的教友們的孩子們去領聖體。羅撒聽見他兒在堂裏大聲發愿，棄絕魔鬼，不用說他同吾主耶穌，同天神們心裏是很喜歡的。羅撒的丈夫看着他的孩子們奉了教，比從前又老實又聽說，大孩子能在堂裏上學，他很高興，後來他自己也奉了教。

羅撒的大兒在堂裏上學，因為才分品行都很好，神父教他到城裏去上高等，後來神父又送他到修道院裏去修道。過幾年他在城裏做頭一台彌撒，回到家，在他老娘莊上的新堂裏將要做第二台彌撒，一個莊上的奉教人，覺着是大家的體面，馬家姊妹三個，到那時候，有多麼喜歡！

羅撒幾時提起她妹妹回頭的事情來，就說：「我到如今不曉得那時候我怎麼會說那麼些話？那麼熱切的勸我妹妹，雖然我同她是一樣的罪人，天主

另外相幫的我，我的話大約是護守天神教給我的。」

我們得說羅撒姊妹兩個的護守天神，及她們的孩子們的護守天神都相幫她了。看了這個行事，可知道奉教人不可與外教人結婚。

送福的孩子

——一個先冷淡後熱心的教友劉培基——

卸白衣主日前，瞻禮七那一晚上，劉培基自己坐在屋裏吸烟，他妻在廚房裏做飯，他的閨女（獨生女）預備明天初次領聖體，上堂裏辦神工去了。棹子上放着一個包袱，裏頭包的是他閨女的新衣裳；劉培基給他閨女買的好看的花布做的新衣裳，好增加她初次領聖體的喜樂。劉培基吸着煙，看着包袱，回想起十來年以前的事情來；他十來年以前所經過事情，都盤旋他的腦海中，他覺着好像是昨天的事一般。我把劉培基的歷史述說一下，便知道他回想的是什麼事情？

劉培基的父母，是極貧窮極熱心的教友，父親死的早，沒給他留下錢財地土，非跟人做活，吃飯問題不能解決，本莊上雖然僱人的家不少，可惜！都早僱好了！都願意用老人，不願意換新人，劉培基沒法子，只得對外莊上找個吃飯的門道。劉培基起初在離他家五里路的劉莊，跟着一個財主做活，

後來他同幾個青年人給財主種地，三七分莊稼，住財主的房屋（自己一個小院）。因為劉莊沒有天主堂，劉培基就漸漸的冷淡了，進堂，念經，嫌麻煩，怕耽誤活，不守主日。劉莊的人，煩惡天主教，小看劉培基，當外人待他，伙計們屢次勸他背教，劉培基雖然冷淡，倒有堅持到底的精神，不肯犯背教的罪，外教人越阻擋他奉教，他的奉教的主意越發堅固。

過了幾年，劉培基因為沒有家小，又會過，積蓄了不少的錢財和糧食，就有人願意當媒人，勸他與劉莊的一個年齡相當的女子結婚，這個女子是個莊稼孩子，很老實，什麼活都會做，就是不奉教。不同教是結婚的一個最大的障礙，因此，劉培基回家求本堂神父的寬免，因為立約許下後來有了兒女，都跟着他奉天主教，得了神父的寬免。

劉培基回去的時候，他母親抓住他的胳膊，帶着很掛念他的樣子給他說：「孩子！你許給神父的，是許給天主的，你可得許什麼，辦什麼，你是奉教的，別忘了！不然，你生前死後不得平安！你也算蒙哄欺騙你的母親我，你也許給我了，以後滿家奉教，你總不能背教反約，你看當門掛的天主

像，天主聽見你許給我了，你的天神將來作見證。」

劉培基很誠懇的說：「媽！對於這個事情，你可以放心，我說到那裏，一定辦到那裏，我妻同我是一心的，她不阻擋我。」

「好！天主保護降福你們。」劉培基的母親說了這句話，爲求天主的降福，用手指在劉培基額上畫了一個十字，自己也算降福了他，劉培基就回劉莊去啦。

過了一年，劉培基的妻，生了一個小女孩，到了八天，劉培基抱着他的女孩子回家，求本堂神父給她放洗，孩子的奶奶當代母，神父給她起的聖名叫瑪提爾特。孩子領完洗，劉培基回了劉莊。劉莊的人一知道教他的孩子奉教，孩子已經領了洗，就有人說誹謗天主教的話，劉培基粧沒聽見，後來有人對面給他說：『你是奉外國教的洋奴。』劉培基的臉立時紅漲起來，若不是有人拉着，便會打起架來，那些煩惡天主教的人，暗地裏咒罵劉培基，並且煽惑他親戚，使他們失和睦，以致岳父惱恨他，岳母哭着勸他。那些煩惡天主教的人看着劉培基不同化，於是乎用威嚇的言語使劉培基的妻子與劉培

基作對，反約，阻擋孩子奉教。好在劉培基的妻子很體貼他丈夫的心，曉得『三從』的道理；却是有一次給他丈夫說：「你這麼認真奉天主教，倒不守天主教的規矩，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我真莫明其妙！」

「你不要多管，我的孩子得跟着我奉教。」劉培基說了這句話，她妻看着他過於固執已見，面容上顯出一種難過的樣子來，劉培基看着他妻難過，用和藹的口吻給她說：「有什麼法子呢？我許過咱母親不犯背教的罪，我斷乎不能騙咱母親。」劉培基爲孩子的原故，處的環境，異常的惡劣，因此，他回家給他母親說：「我的孩子，早晚給我送禍患來！你看！自從她生到世上，一直到現在，光作難，受凌辱，受欺壓，爲她我得罪人，已經夠三年了！終久沒我的好處！」

劉培基的母親聽他說了這些話，恐怕他要失望，要背教，很悲哀的聲音說：「我的好孩子！千萬不要失望，你爲保護孩子的靈魂受氣作難，你想天主看不見嗎？當知道你這樣保護孩子，是如同給魔鬼打仗，你的爺爺及一總上輩的人從天堂裏觀看你打仗好不好啊？你是教天主喜歡？是魔鬼喜歡？你

若認受氣作難，反正不把孩子讓給外教人，令她信邪神，行異端，放心！孩子的護守天神及她的主保聖女，將來要感謝你，聖母瑪利亞要愛見你，天主要高看你，你切切不可怕主人收回地去，使你受窮挨餓，等着瞧吧！你保護孩子的靈魂，也救你的靈魂，你的孩子終久是個送福的孩子。天主看你勇敢奉教，不用等到死後他要降福你。培基！我勸你總不要把我的孫女賣給魔鬼，到公審的時候，我要給你要我孫女的靈魂……我要黑夜白天的求天主保護你，盼望我的祈求，增加你的勇氣，堅固你的信德。」

劉培基的老母親，過了沒多些時候，即與世界作永遠的離別，這次的勸言，也是末次的勸言，換言之，就是一種遺囑。劉培基對於天主十誡，不守前三誡，惟第四誡他守的很嚴，爲遵行他母親的遺囑，認不救自己的靈魂，也得救孩子的靈魂，總不願意叫孩子學異端，死後下地獄；瑪提爾特到了三歲，有人給她說奉教不好，大約劉培基喝的酒也許多一點，就要與那人打架，那人跑到劉培基的主人院裏喊着說：「救人！救人！劉培基喝醉啦，要殺我！」主人並不問誰是誰非？便不叫劉培基種地啦，立時給劉培基走，劉

培基沒法子，只得領着他妻及他的孩子回自己的家去。可巧沒過多些時候，劉培基又得到個新飯碗，又是給財主種地，仍住財主的房屋，這個財主離劉培基的家有一里路。

瑪提爾特到了八歲，劉培基教她天天上老家上學去，瑪提爾特很熱心，天天跪彌撒，個個主日聽道理，望降福，神父及衆人都很愛見她。可惜！她每逢望彌撒聽道理去的時候，都是她自己去，她父母不領着她，她父親冷淡，母親不奉教。她父親從前嫌離堂遠，進堂不便利，現在離堂近啦，堵氣着特意不進堂，劉培基特意不進堂，是因爲他想種本莊上的地，本莊的人寧用外教人，不用冷淡教友，所以他生氣，這是人的一種賞情，本來該怨自己，反怨人家，不能在人家身上出氣，就想給天主生氣，冷淡天主，奇怪！他不愛天主，倒愛死過的母親，幾時從他母親的墓前經過，一準到他母親的墓前去。不是爲她念經，是一種想娘的心情，到墓前問個好，好教他娘知道他還在世上。

劉培基自己雖然不進堂，倒很歡他的孩子進堂，熱心念經，所以在學裏

數着他的孩子才分品行好，在堂裏又數着他的孩子端正老實，劉培基看着是他的功勞，他的光榮。

劉培基自己坐在屋裏，吸着煙，看着棹子上的包袱，思想瑪提爾特是個有才分有德行的孩子，長的又好看，紫褐色的面孔上浮着很厚的一層笑痕，他心裏說：『明天是卸白衣主日，是瑪提爾特頭一次領聖體的日子，到明天她穿一身花衣裳，抱着蠟燭，到聖體欄杆前領聖體去，衆人可能看清，一個莊上的孩子，數着冷淡不進堂不念經的劉培基的孩子，那一個也比不上。』劉培基心裏說了這些話，又想到瑪提爾特的不奉教的母親，她心裏一定說：『外教的孩子當中，找不着這樣的孩子吧！瑪提爾特若在屋裏，就覺屋裏似乎有天神的气味。』劉培基又想到他的孩子——瑪提爾特，到夜裏光念經，滿心的領聖體的希望，使她不能睡覺，覺着領體聖是同升天堂彷彿的快樂，想着天主聖子實實在在的進她以內，同她一起，和見了天主耶穌的差不多。劉培基想他的孩子這樣喜歡領聖體，浮滿笑痕的面孔，忽然變成一種悲哀的面孔，是怎麼一回事呢？當知道孩子初次領聖體，當父母的也得領聖體，

這是劉培基喜樂變成悲哀的一種最大原因。劉培基悲哀的聲音自言自語的

說：「瑪提爾特喜歡領聖體，比我給她做的新衣裳使她喜歡的多，明天我應該領着孩子上堂裏去。」劉培基想起自己的冷淡來，就覺着有人給他說：「你上堂裏幹什麼去？你多些時候沒辦過神工，沒望過彌撒啦！」劉培基想了想，說不清是五年啦，是六年啦，他覺着有人給他說：「念經，經言你都忘掉啦，連十字也不會畫，你不害羞嗎！……成聖體的時候，還得跪下……」魔鬼將要教他起驕傲不信聖體，劉培基即抬起頭來說：「不……！」

我信聖體，我沒失落信德，我雖冷淡，我信聖體是天主耶穌。」

劉培基發了這種信德，天主的聖寵隨着就幫助他回頭，教他默想着說：「瑪提爾特明天跪的聖體欄杆，我也跪過，我當時初次領聖體，多麼熱心，怕有罪，冒領聖體，辦神工以前，很用心省察我的罪過，咳！淨些孩子們犯的小罪，那時候我總沒想到我以後犯大罪冷淡到這個樣子，咳！我初次領聖體，重發聖洗的愿，許的是什麼呢！」劉培基想到這裏，心裏難受的眼裏湧出淚來。

劉培基一看天快黑啦，心裏說：『瑪提爾特很該回來啦，怎麼還不來呢？神父還能教孩子走黑路嗎？我接她去。』

劉培基從他家上他老家的堂裏去，正從他林上經過，劉培基走到林上，往上他家去的那條路上一看，看不見他的孩子回來，於是他照例的想着給他的死過的母親說幾句話，把他心裏的憂愁，向他母親說說，相信他母親在天堂裏一準能聽見。

林不小，一些高土堆，滿柏樹。劉培基正往林裏走着，忽然止住了步。原來看見他母親坟前站着一個孩子，仔細一看，是他閨女瑪提爾特，劉培基不敢作聲，知道他的孩子爲他先在堂裏念經，此刻還在這裏念經，懇求天主的仁慈，所以來的這麼晚，劉培基遂即覺着他母親提醒他的良心說：「我的苦孩子！明天你教我的孫女自己領聖體去嗎？你的靈魂滿罪，心裏窩着魔鬼，我的孫女沒罪，心裏有天主，她清潔，你骯髒，你同孩子怎麼在一個鍋裏吃飯呢？」劉培基難受的嘆息了一聲，瑪提爾特聽見嘆息的聲音，扭臉一看，是她父親，知道是來接她，她故意的說：「我知道你好上這裏來給我奶

奶念經，我求了我奶奶給你念經，我們回家吧。」

劉培基說：『瑪爾提特！你自己回家吧，我到堂裏有事，我見神父去……你不害怕，天還不很黑，你快走，給你母親說，一兩點鐘的工夫我就回來啦。』

瑪提爾特回家去，劉培基往堂裏去，到了那裏，大門雖然沒關，可是早已念完晚課，堂門已經鎖上了。可巧聖堂裏的遊廊角裏，立着一個高苦像，苦像前邊有跪凳，劉培基在苦像前跪了差不多有一點鐘。聖經上有句話說：『罪人回頭，天神皆喜。』罪人若是有志氣，有勇敢的人，天神的喜樂加三倍。

天已經黑了，劉培基才起來往神父屋裏去，他一喊門，屋裏的小狗汪汪的叫，牠似乎覺着天這麼晚，還來麻煩神父。神父的先生看見劉培基來啦，知道他從來沒進堂，很驚訝的領他進了神父的屋，劉培基很謙遜的樣子站在那裏說：『神父：我不忍明天教我的孩子自己來領聖體，我雖是好些時候沒進過堂，沒辦過神工，咳！從今以後，我要痛改前非。明天是我孩子的喜歡

日子，我也要喜歡，當罪人的怎麼喜歡呢？若喜歡不是枉的嗎？我不會那個樣子，我母親在着的時候，常常替我念經，我的孩子也常常給我念經，天主不能不要我吧，但爲的他們……」劉培基難受的說不出話來。神父說：「你能依靠天主的仁慈，不光因爲你的母親及你的孩子給你念經，也因爲你辦的事很好，我知道爲你的孩子奉教，你作過很大的難，很不容易教她跟着你奉教，你也算有堅固信德，可惜！你沒按着道理守規矩，那樣相信天主不是無用嗎？你雖然冷淡，你教孩子熱心，這是你的功勞，你教她在我這裏上學，熱心進堂念經，幫助她得了天主那麼些恩典，使他比一總奉教的孩子強的多，你當時許給天主教孩子奉教，你真辦到啦。你不是不能教孩子跟她母親行異端，敬邪神，到底……你怕孩子下地獄，明天瑪提爾特領聖體，你能給天主耶穌說：你賞給我的孩子，我沒丟了，她還是你的孩子。爲這個原故，你當依靠天主的仁慈，天主已經幫助了你回頭，你想天主救人不救活嗎？天主還能不寬免你嗎？」

劉培基就在神父屋裏辦神工，辦完神工，神父教他坐下給他說：「培

基！你冷淡了幾年，有兩種原因：一，你離堂太遠。二，住外教人當中，受外教人的壓迫。我聽說你託過人，願意給這莊上的人種地，因為你冷淡，這莊上的教友不願意用你，現在你回頭改過，明天領聖體。你領聖體，不是爲的孩子高興，更不是爲的教這莊上的教友見你領聖體，就願意教你種地，你回頭是爲的救靈魂，你領聖體是爲的愛天主。我趁這個機會勸他們給你地種，就容易進堂，念經，望彌撒，你的孩子也不用天天跑二里來上學，好不好呢？』

不用說劉培基是感恩不盡的了，能在本莊上住，沒人欺壓他，引誘他背教，多麼好呢？還能冷淡嗎？

劉培基回家，一路感謝天主賞給他回頭的恩典，心裏的平安。你想！他與天主和睦，罪過都去掉，又來到正路上，他心裏的喜樂，不是眼沒見過，耳沒聽過的那永遠的喜樂預先嘗的喜樂嗎？

第二天就是卸白衣主日，瑪提爾特領了聖體，劉培基也領了聖體，得了滿心的神樂，他知道是瑪提爾特初次領聖體的善果，就想起他母親當時勸他

保護孩子的靈魂說的話來，他母親當時說：「你因這個孩子遭難，你如果真心按你許給天主和聖教會及你母親的愿，要救孩子的靈魂，你將來也得救，這個『送禍患的孩子』，將來成一個送福的孩子」

000195

8Z

44

000932